荊川先生右編

荊川先生右編目録

卷三

治總三

荆川先生右編卷三

都察院僉都御史毘陵唐順之編纂

南京國子監祭酒豫章劉曰寧補遺

司業吳興朱國禎校定

治總三

論任人脩德之道各有五事　田錫

宋太宗端拱二年正月錫爲右拾遺直史館上言

陛下外任其人內脩其德矣以臣計之外任其人內脩其德之道各有五焉謹列如左外任其人有五者一曰兵勢患在不合將臣患在無權陛下固未能專

委一人則請於沿邊要害之地爲三軍以備之若有
唐受降城之類如國家有兵三十萬則每軍十萬人
使互相救援責以成功有功者行賞無功者明誅則
犬戎不能南下矣二曰伺邏邊事罷用小臣用小臣
則邊情有隱而不盡知也臣伏見往來邊上者多闒
茸小臣雖有愛君之心而無愛君之實恐邊疆塗炭
而不能盡奏邊民哀苦而不盡聞陛下誠能用老成
大僚往來宣撫賜以溫顏使盡情無隱則邊事濟矣
三曰行間諜以離之因釁隙以取之臣風聞犬戎中
婦人任政荒淫不法陛下宜委邊上重募邊民諳練

蕃情者間諜蕃中酋長啗之以厚利推之以深恩蕃人好利而無義待其離心因可取也四曰以夷狄攻夷狄中國利也今國家西有趙保忠折御卿爲國心腹陛下亦宜敕此二帥率麟府銀夏綏五州張其犄角聲言直取勝州則犬戎懼而北保矣此實不用但張其勢而已五曰下哀痛之詔以感激邊民頃歲陛下首伐燕薊蓋以本是漢疆晉朝以來方入戎虜旣四海一統自宜取之而邊民蚩蚩不知陛下之意皆以貪其土地致犬戎南牧陛下宜下哀痛之詔告諭邊民則三尺童子皆奮臂而擊之矣然後得蕃人一

級者賜之帛得胡地一馬者還其價得酋帥者與之
散官如此則人百其勇而士一其心也內脩其德者
五一曰併省官吏惜經費也竊以唐虞稽古建官惟
百夏商官倍亦克用乂周設六官寮屬漸廣秦併六
國郡縣益多食祿者日增力田者日耗降及漢以至
隋唐員數有加職名無減清介者止餘料俸貪濁者
又恣誅求是以約人命官斯爲中矣今百官之內三
班之中若備論冗食且恐迂廻有煩聽覽只如臣舊
知蘇州長洲縣七千餘家自錢氏納土已來聖朝命
官之後七年無縣尉使主簿領之未嘗缺一事三年

置縣尉主簿又存之未嘗立一功以臣計之天下大率如是臣請黜陟庶寮併省羣吏賢者得以陳力不肖得以歸耕誠能省官三千員減俸數十萬以供邊備以寬民賦亦平戎之大計也二曰重選舉伏自陛下臨御以來力崇儒術親至文闈志在得人未嘗求備上自文士下及腐儒大則數十年之閒便居富貴小則數月之內便預官常或一行可觀一言可采寵賜之數動踰千萬不獨破十家之產抑亦起三軍之心臣亦其人固自言爾臣恐擐甲之士有使鶴之言望陛下減儒官之賜均戰士之恩矣三曰信用大臣

參決機務蓋以分閫外之事者在乎將帥用堂上之兵者在乎相臣宜資帷幄之謀以決安危之策方今君臣親愛宰執賢明振古而來未之有此然而限以常禮隔以朝儀情恐未通言恐不盡臣每見千官就列萬乘臨軒中書有平章之文密院有機務之奏三司有出納之計歷階而進禮成而退爲定制也豈望陛下坐朝之暇聽政之餘頻召大臣共議邊事定而後行無容小臣閒廁郎繫單于之頸斷匈奴之臂必有人矣四曰不貴虛名戒無益也臣以爲聖人無名神人無功跡用不彰品物自化道德既喪功名始生

五帝之時不能不伐三代而下多有自矜討黷兵則重困生靈得土地則空標史冊禍敗之本何莫由斯方今萬國駿奔四方康樂聖德被矣神功著矣惟茲北狄未服中原未靖以臣思之恐是宗廟之靈天地之意慮陛下驕於大寶怠於萬機用廣聖謨以爲警戒陛下誠宜作備邊之計示憂民之心不必輕用雄師深入虜境竭蒼生之衆力矜青史之虚名如此則天道順人心悅年歲之間可緩而圖也五曰禁止游手厚民力也夫牧民者君也聚人者財也産財用者土地也闢土地者人民也民衆則土地闢土地闢則

財用足財用足則國家安矣方今雖務農桑尚多涼薄耕織者鮮矣衣食者衆矣加以飛芻輓粟之勞紡鑿井耕田之力若無條禁曷禦凶荒臣請陛下先問戶部則輸稅之家可見矣又問吏部則食祿之人可知矣又問兵部則軍人受食者可數矣又問禮部則僧道籍人名可明矣復有臺寺之小吏府監之雜工總其數而計之聚其人而校之臣恐以三分勸耕若織之人贍七分坐衣待食之輩欲望民泰不亦難乎況今郡縣雖多要荒且遠河北備邊之民力可用者唯東至登萊西至秦鳳南抵淮西而已此數十州者

乃中土之根本不可不惜也望陛下少度僧尼少崇寺觀勸其風俗務於田農則人力彊而邊民實也若輦運勞於外游惰耗於內人力日削邊用日多不幸有水旱之災則寇不獨在外而在乎內也惟陛下熟計之

應詔論軍國大政五事　王禹偁

眞宗咸平元年春正月彗星見詔求直言禹偁時爲刑部郎中上疏言五事

一曰謹邊防通盟好使輦運之民有所休息方今北有契丹西有繼遷契丹雖不侵邊戍兵豈能減削繼遷既未歸命餽餉固難寢停關輔之民倒懸尤甚臣

愚以爲宜敕封疆之吏致書邀臣俾達其主請尋舊好下詔赦繼遷罪復與夏臺彼必感恩内附且使天下知陛下屈己而爲民也二曰減冗兵併冗吏使山澤之饒稍流於下當乾道開寶之時土地未廣財賦未豐然而擊河東備北鄙國用未足兵威亦强其義安在由所蓄之兵銳而不衆所用之將專而不疑故也自後盡取東南數國又平河東土地財賦可謂廣且豐矣而兵威不振國用轉急其義安在由所蓄之兵冗而不盡銳所用之將衆而不自專故也臣愚以爲宜經制兵賦如開寶中則可高枕而治矣且開寶

甲敺官至少臣本鲁人占籍濟上未及第時一州止有刺史一人司戶一人當時未嘗闕事自後有團練推官一人太平興國中增置通判副使判官推官而監酒榷稅筭又增四員曹官之外更益司理問其租稅減於曩日也問其人民逃於昔時也一州旣爾天下可知冗吏耗於上冗兵耗於下此所以盡取山澤之利而不能足也夫山澤之利與民共之自漢以來取爲國用不可棄也然亦不可盡也只如茶法從古無稅唐元和中以用兵齊蔡始稅茶唐史稱是歲得錢四十萬貫今則數百萬矣民何以堪臣故曰減冗

兵併冗吏使山澤之饒稍流於下者此也三曰艱難選舉使人官不濫古者鄉舉里選爲官擇人士君子學行脩於家然後薦之朝廷歷代雖有沿革未嘗遠去其道隋唐始存科試太祖之世每歲進士不過三十人經學五十人重以諸侯不得奏辟士大夫罕有資蔭故有終身不獲一第沒齒不獲一官者太宗毓德王藩覩其如此臨御之後不求備以取人舍短用長拔十得五在位將逾二紀登第殆近萬人雖有俊傑之才亦有容易而得臣愚以爲數百年之艱難故先帝濟之以泛取二十載之霈澤陛下宜糾之以舊

章伏望以舉揚還有司如故事至於吏部銓官亦非
帝王躬親之事自來五品已下謂之旨授官今則帶
職州縣而已京官雖有選限多不施行臣愚以爲宜
以吏部還有司依格敕注擬可也四曰沙汰僧尼使
疲民無耗夫古者惟有四民兵不在其數蓋古者井
田之法農即兵也自秦以來戰士不服農業是四民
之外又生一民故農益困然執干戈衞社稷理不可
去漢明之後佛法流入中國庚人脩寺歷代增加不
蠶而衣不耕而食是五民之外又益一而爲六矣假
使天下有萬僧日食米一升歲用絹一匹是至儉也

猶月費三千斛歲萬緡何況五七萬輩哉不曰民蠹得乎臣愚以爲國家度人衆矣造寺多矣計其費耗何啻億萬先朝不豫捨施又多佛若有靈豈不蒙福事佛無效斷可知矣願陛下深鑒治本亟行沙汰如以嗣位之初未欲驚駭此輩且可以二十載不度人脩寺使自銷鑠亦救弊之一端也五曰親大臣遠小人使忠良謇諤之士知進而不疑姦憸傾巧之徒知退而有懼夫君爲元首臣爲股肱言同體也得其人則勿疑非其人則不用凡議帝王之盛者豈不曰古舜之時契作司徒咎繇作士伯夷典禮后夔典樂

平水土益作虞官委任責成而堯有知人任賢之德雖然堯之道遠矣臣請以近事言之唐元和中憲宗嘗命裴洎銓品庶官洎曰天子擇宰相宰相擇諸司長官長官自擇僚屬則上下不疑而政成矣識者以洎爲知言願陛下遠取帝堯近鑒唐室俾得宰相用而不疑使宰相擇諸司長官長官自取僚屬則垂拱而治矣古者刑人不在君側語曰放鄭聲遠佞人是以周文王左右無可結轍者言皆賢也夫小人巧言令色先意希旨事必害正心惟忌賢非聖明不能深察舊制南班三品尚書方得升殿比來三班奉職或

因遣使亦許升殿咸亂天聽無甚於此此願陛下振舉綱紀尊嚴視聽在此時矣臣愚又以為今之所急在先議兵使衆寡得其宜措置得其道然後議吏使清濁殊塗品流不雜然後覈選舉以塞其源禁僧尼以去其耗自然國用足而王道行矣

答詔論時政　　龐籍

仁宗天聖七年詔論時政籍時為羣牧判官上疏

臣幸屬班聯獲當次對輒陳管見仰瀆纊旒內揣狂愚嘗從震歷臣聞服忠義者皆懷愛君之意被恩遇者咸蓄報恩之心故有委輅納忠嬰鱗陳諫義烈所

激無故殞身而況生逢盛隆身事明聖丁寧詔旨責其盡言非臣韜默之秋實臣罄竭之日也恭惟皇帝陛下倚祖宗之淳熙承慈聖之保祐積德彌盛涉道日深罄天咸寧而自謂未乂在理必照而退託不明詔尊鯁臣虛受讜議不吝過舉恩廣日新此前王之所難而陛下之所易實九廟無疆之福四海永安之基也臣是敢竭至陋之識揣當今之宜可補助聖治之萬一者條之如左伏以推誠任人則布腹心而事上懷疑待下則顯形迹以避嫌腹心布則下無隱情形迹顯則義乖至理夫古今之事固有形近私而實

公者祁奚內舉其子而見褒前典亦有形近公而實私者王莽親戮其息而終成大盜是故王者察臣之心而任之推已之誠而信之則內竭其公外宣其力矣是以唐虞之朝與羣臣之遜而不爲比周東漢之世立三互之法而無救衰弱故推誠之益如彼而懷疑之損若此謹按唐文皇之世或言魏元成阿黨者按驗無狀溫彥博奏其不存形迹遠避嫌疑元成奏曰君臣上下同遵此路則邦之興亡或未可知文皇矍然改容曰吾已悔之故貞觀之治與三代同風又憲宗之時皇甫湜應制舉策語切直王涯是其甥時

爲翰林學士任當復策不以舅甥之嫌而收之爲貴
倖者所怒及貶涯虢州司馬以湜之盛才而尚不免
親累故元和之政不至於太平此乃推誠懷疑之効
也臣愚切窺今日似懷疑而待下矣羣臣似皆存形
迹以避嫌矣陛下疑羣臣之私也臣下必有挾私狥
情以致陛下之疑者也臣又謂當考其狀實退之罪
之可也未聞任之而疑疑之而任也書曰任賢勿二
又曰疑謀勿成此之謂也而言事之臣知陛下之有
疑也當以理道分判公私昭然不惑使朝廷推至誠
廣至公蕩然無猜以至於大同也夫宓子賤古之一

縣令耳推誠於下而吏不忍欺況國家精擇信臣置之左右苟推心任之自非回邪姦佞孰不竭心仰酬倚屬也安可謂推誠不可行於今乎臣切度今之言事者類皆迎揣上意指似是之事以成其疑是致上之益疑也則其意似欲陛下悉疑於下自取信於聖心以利其身也不然夫豈不知疑之害治也臣恐防疑不已則上不知其所信畏避不已則下無所推公公信兩虧事將安決伏惟陛下至聖至明臣願陛下推至誠廣至公察情僞以臻太平之治臣又聞萬機之務所應至衆四海之大所總至廣必在乎立畫一

之法守不紊之條持其權綱挈其要領此帝王所以
不勞而制天下也是故以一制衆則多至而益整以
繁應廣則雖久而必亂故曰法不一則朋黨生若然
則發號施令可得二三哉臣伏見去年十月十七日
及廿七日宣傳聖旨令群牧司借支帶甲馬二匹并
隨行草料與新差保州巡檢都監楊懷愍本司爲准
大中祥符五年宣頭節文今後應有臣僚及使臣腳
下已有官馬因差遣并不得乞借官馬礙此條貫遂
具劄子於十二月二日進呈得旨只令賜馬一匹自
備草料樞密院出降宣頭之次至三日又傳聖旨卻

令借帶甲馬二匹隨行十七日內爲一小事四降聖
旨三令借馬二匹一令賜馬一匹本司不知所從遂
再具進呈當月十六日批降聖旨云已賜與馬其劄
子更不行方敢依准宣頭指揮且樞密院是陛下樞
密發令之司也得旨畫依方降宣命於外須行之次
陛下又以傳宣衝之以在京之司職連大臣則可以
進呈更改若疎遠之地使何所依從夫一州之守一
邑之宰若政令不一尚有受其弊者況一人之威天
下之大苟命令二三安得不慮乎且號令如汗汗出
而不返者也故曰安危在出令安危所繫得不謹乎

蜀相諸葛亮有云宮中府中皆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此實先代名臣之言也矧今寰宇之大咸遵一軌豈宜號令之發自啓多門萬一處置大事亦如此比比恐致不虞以成後悔此遂事既往誠不當言臣願陛下謹號令於此後且臣又聞守文之體必遵於制度御下之方在謹於憲法制度定則貴不敢驕盈賤不敢踰越憲法正則寬不赦有罪猛不及無辜釋此二者雖堯舜不能治天下也唐文宗嘗言爲國之道致治甚難宰相李石對曰朝廷法令行則易此要言妙道也故法行則君主重法廢則朝廷輕輕重之

理安危之機乎夫祖宗垂憲軌迹具在固不可改也所可改者請以醫者論之夫藥所以攻疾也若疾證已移不應但守故藥必更方易劑隨其所移而攻之則疾應而痊矣法所以塞姦也若姦源已遷不應但守故法必更條易科隨其所遷而塞之則姦息而政明矣其不可改者亦請以醫者論之夫三部之脉四時之氣五藥之性針灸之法更歷古今孰可變改也若制度之設尊君卑臣同文一軌防踰僭塞僥倖雖前王後帝亦不可改易也凡人見法令之有改者遂謂制度之皆可易也此世之所以多違越之人也恭

惟國家以聖繼聖典章開具垂之無窮自中書樞密院下至百司政教所行皆有成憲守而勿失可致治平況祥符中敕文應臣僚上殿奏事不得批依奏并批送合屬中書樞密院等處以先帝睿明昇平在運小大之政無不洞曉尚不欲便行依可而必令有司奏覆者蓋恐破改舊制開啓倖門故也抑又先帝之深意不獨自守法度而已誠欲垂之訓典冀其陛下遵之也臣伏見頃來傳宣內降歲有增多夫求丐之人若事合舊典理非所創則雖下有司不憂不行其背違定制創起新例者下於有司必碍法而不可行故

須求傳宣內降期於必遂是則因一傳降廢一制度傳降不已歲月寖深臣恐制度存者無幾制度削則紀綱壞紀綱壞則上下之分何所檢局此臣所以日夜爲朝廷惜之也臣願陛下事無大小皆送有司覆奏則事機必當而典制常存矣然帝王行法必從近始使左右貴戚畏而不犯犯而不捨則天下孰敢輕重哉夫左右之臣貴密之戚出入禁闥綢繆寵遇汎常之見所望惟恩望恩不已驕恣漸積諸葛亮所謂寵之以位位極則賤順之以恩恩竭則慢夫有賤位之心繼以慢恩之意未有不猖獗踰檢縱肆無憚者

矣過惡既盈然後責之文法此前代之亡身覆族者
皆由驕之太過制之不早故也所謂將欲福之適足
禍之不若以義而斷其恩以法而制其漸知有過不
捨則大過不生矣知無故不賞則僥望自息矣諸葛
亮所謂威之以[illegible]則知惠限之以爵爵加則知
榮是也使其操履[illegible]有懼禍之心寵渥所被必
懷感恩之意永保元吉與國同休豈非王者待左右
親戚之至仁乎孰若養癰疽使至決潰也臣頃爲開
封府兵曹參軍伏見王世融因毆本府客司軍將仇
保法當贖銅物救勒任且仇保京府一走吏耳世融

貴戚之子也陛下責其横侵越法停官此實國家用
法之至當而保全戚里之深心也若陛下制馭左右
貴戚皆如世融則何患法不行而人不畏乎況此數
年事耳固未忘於聖心近聞作坊料物庫監官連官
被之戚侵盜官物事發而逃三司按捕之次降旨不
令窮究此非臣本職得自風傳萬一有之未為美事
陛下何不使推窮其事付之於法俟其知過後或因
赦文稍加收敘或以衣食豢養不使任職若因而悛
改是陛下再造其身也此乃公法不屈私恩亦隆臣
切慼聖斷異於曩時也計過則此重而彼輕也論罰

則彼親而此疎也議罪則彼加法而此貸刑也臣
中外有或効之者繩之以法是同罪異罰矣因而寖
之是法寖廢矣昔漢武帝時隆慮公主病困以金千
斤錢千萬爲子昭平君豫贖死罪上許之隆慮公主
卒昭平君驕醉殺人廷尉請論武帝曰法令者先帝
所造也用弟故而誣先帝之法吾何面目入高帝廟
乎又下負萬民乃可其奏哀不能止且隆慮帝妹也
昭平帝婿也復已許其贖死而終不貸貰者蓋言
之媿小而廢法之失大也故臣願陛下謹法制以齊
中外也謹覽詔文云規朕躬之過失臣伏惟陛下體

仁聖之姿躬孝睦之德鑒照古昔包舉藝文屏絕游
畋不邇聲樂獎用忠直斥遠佞邪此天下家曉而戶
知也然日月不能無薄蝕之過唐堯不能無哲惠之
難故懷多福者小心累大德者細行臣是敢竭愚慮
塞明詔又云陳宰政之闕遺伏以執政之本在內銓
擇庶官在外安集百姓今官吏非其人而曠弛之政
益考課不得其實而升黜之典或濫夫官吏之體
奉公束手以爲要胥史之性舞文規利以爲資官吏
不嚴則胥史縱胥史縱則法令壞法令壞則民受弊
此必然之理也夫欲外律郡國當先自京師故曰表

邑翼翼四方是則今京任之官以寬縱法制爲大體
以姑息胥史爲美名此已相沿積習矣或有以公繩
下者則羣胥百計而動搖之誠能動搖則來者爲戒
雖有公心幹略安敢施爲乎伏見祥符縣令檢下稍
峻羣胥相率逃去尋而罷其縣事是動搖之計行矣
况近年來任京職者多狥其私便罕責於才實按局
廢弛蠹弊增深而今之奉公稍矯前失朝廷不責獲
胥之陰計而戒官吏之峻整臣恐自此孰敢盡公操
法束縛羣下乎百司覩之孰不效之乎百司之胥既
效之而危其上百司之官亦戒之而縱其下上危下

縱久而成風此爲胥史謀則得矣爲公家謀何有哉使四方聞之莫可則矣臣願朝廷速變此風無使成俗要在擇人而任責之行法無聽羣黨動搖之也又考課之制備存令典景行功罪不容隱私令內外之官雖有課曆率無實狀蓋由刺舉之官或昧於察廉或徇於私曲推勞舉過多失公實意有發擿則果挑成贓備在容掩則吞舟漏網考課之司但據課曆以入升殿之科無緣察其眞僞夫剛正之吏彊猾所以爲仇則孤立而多患貪黷之夫姦智足以自衛則有黨而寡禍故有幹廉在公而偶罹文法者考司即爲

有過而降黜之典行矣誅剝害民而贓狀不露者考
司即爲無瑕而升賞之恩及矣如此則降之或在非
辜旣無以戒惡賞之或在有罪又無以勸能實由任
選之道不精阿縱之法不嚴察舉之官不懼故也臣
願朝廷立嚴制去此弊風此乃銓擇之斷也又國之
用度節儉爲先節儉行於上則府庫實於內雖逢災
沴之數水旱之困上有賑救之備則民無流離之悲
今財賦益詘而土木之功不息浮冗之費日增儲蓄
寡備而荒沴之民屢困賙恤之恩不時此輔臣固當
苦言陳諫罷土木削浮冗以存濟之此乃安集之關

也儻陛下不輕小臣之言曲加裁擇誠能察情僞審號令謹法制然後責輔臣之公正者推擇天下才行而任之嫌疑之私旣去至公之風自行名實不亂賞罰必當官曹嚴整紀綱振張則詔旨所謂回邪朋比阿私恣横請託貪殘宜自息矣止土木之功去浮冗之費則失業之民有以濟矣臣聞明王聖主好聞其過忠臣孝子言無隱情至於諱有司悼後害皆非人臣之節也敢効百慮冀裨萬分幸當責言之辰罔避論輸之律實祈英睿照其悃誠

答詔條陳十事　范仲淹

仁宗慶曆三年特拜仲淹參知政事再賜手
詔又爲之開天章閣召輔臣條對仲淹退而
上十
事
臣伏奉手詔今來用韓琦范仲淹富弼皆是中外人
望不次拔擢韓琦暫往陝西范仲淹富弼皆在兩地
所宜盡心爲國家諸事建明不得顧避兼章得象等
同心憂國足得商量如有當世急務可以施行者並
須條列聞奏副朕拔擢之意者臣智不逮人術不通
古豈足以奉大對然臣蒙陛下不次之擢預聞政事
又詔意丁寧臣戰汗惶怖曾不獲讓臣聞歷代之政
久皆有弊弊而不救禍亂必生何哉綱紀浸隳制度

日削恩賞不節賦斂無度人情慘怨天禍暴起惟堯舜能通其變使民不倦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此言天下之理有所窮塞則思變通之道旣能變通則成長久之業我國家革五代之亂富有四海垂八十年綱紀制度日削月侵官壅於下民困於外夷狄驕盛寇盜橫熾不可不更張以救之然則欲正其末必端其本欲淸其流必澄其源臣敢約前代帝王之道求今朝祖宗之烈采其可行者條奏願陛下順天下之心力行此事庶幾法制有立綱紀再振則宗社靈長天下蒙福一曰明黜陟臣觀書曰三載考績三

考黜陟幽明然則堯舜之朝建官至少尚乃九載一遷必求成績而天下大化百世之後仰爲帝範我祖宗朝文武百官皆無磨勘之例惟政能可旌者擢以不次無所稱者至老不遷故人人自勵以求績效今文資三年一遷武職五年一遷謂之磨勘不限內外不問勞逸賢不肖並進此豈堯舜黜陟幽明之意耶假如庶僚中有一賢於衆者理一郡縣領一務局思興利去害而有爲也衆皆指爲生事必嫉之沮之非之笑之稍有差失隨而擠陷故不肖者素餐尸祿安然而莫有爲也雖愚暗鄙猥人莫齒之而三年一遷

坐至卿監丞郎者歷歷皆是誰肯爲陛下興公家之利救生民之病去政事之弊葺綱紀之壞哉利而不興則國虛病而不救則民怨弊而不去則小人得志壞而不葺則王者失權賢不肖渾淆請託僥倖遷易不已中外苟且百事廢隳生民久苦羣盜漸起勞陛下旰昃之憂者豈非官失其政而致其危耶至若在京百司金穀浩瀚權勢子弟長爲占據有虛食廩禄待闕一二年者暨臨事局挾以勢力豈肯恪恭其職使祖宗根本之地綱紀日隳故在京官司有一員闕則爭奪者數人其外任京朝官則有私居待闕動踰

歲時往往到職之初便該磨勘一無勤效例蒙遷改此則人人因循不復奮勵之由也臣請特降詔旨今後兩地臣僚有大功大善則特加爵命無大功大善更不非時進秩其理狀循常而出者祇守本官不得更待美職應京朝官在臺省館閣職任及在審刑大理寺開封府兩赤縣國子監諸王府并因保舉及選差監在京重難庫務者並須在任三周年即與磨勘若因陳乞并於中書審官院願在京差遣者與保舉選差不同並須幹當通計及五周年方得磨勘如此則權勢子弟肯就外任各知艱難亦有俊明之人因

此樹立可以進用如今日已前受在京差遣已勾當者且依舊日年限磨勘其未曾交割勾當却求外任者並聽其外任在京朝官到職勾當及三年者與磨勘內前任勾當年月日及公程日期并非因陳乞而移任在道月日及陞朝官在京朝請月日并令通計其遠官近地勞逸不同并在假待闕及公程外住滯或因公事非時移替在道月日委有司別行定奪聞奏如任內有私罪并公罪徒已上者至該磨勘日具情理輕重別取進止其庶僚中有高才異行多所薦論或異略嘉謀爲上信納者自有特恩進改非磨勘

之可滯也又外任善政著聞有補風化或累訟之獄能辨冤沉或五次推勘人無翻訟或勸課農桑大獲美利或京城庫務能革大弊惜費鉅萬者仰本轄保明聞奏下尚書省集議爲衆所許則列狀上聞並與改官不隔磨勘或有異同各以所執取旨出於聖斷仍請詔下審官院流內銓尚書考功應京朝官選人逐任得替明具較定考績結罪聞奏內有事狀猥濫并老疾愚昧之人不堪理民者別取進止已上磨勘考績條件該說不盡者有司比類上聞如此則因循者拘考績之限特達者加不次之賞然後天下公家

之利必與生民之病必救政事之弊必去綱紀之壞必葺人人自勸天下與治則前王之業祖宗之權復振於陛下之手矣其武臣磨勘年限委樞密院比附文資定奪奏聞二曰抑僥倖臣聞先王賞延於世諸侯有世子襲國公卿以德而任有襲爵者春秋譏之及漢之公卿有封爵而殁立一子爲後者未聞餘子皆有爵命其次寵待大臣賜一子官者有之未聞每歲有自薦其子弟者祖宗之朝亦不過此自眞宗皇帝以太平之樂與臣下共慶恩意漸廣大兩省至知雜御史以上每遇南郊并聖節各奏子充京官少卿

監奏一子充試銜其正郎帶職員外郎并諸路提點刑獄以上差遣者每遇南郊奏一子充齋郎其大兩省等官既奏得子充京官明異於庶僚大示區別復更每歲奏薦積成冗官假有任學士以上官經二十年者則一家兄弟子孫出京官二十人仍接次陞朝此濫進之極也今百姓貧困冗官至多授任既輕政事不舉俸祿既廣刻剝不暇審官院常患充塞無闕可補臣請特降詔書今後兩府并兩省官等遇大禮奏許一子充京官如奏弟姪骨肉與試銜外每年聖節更不得陳乞如別有勳勞著聞中外非時賜一子

官者繫自聖恩其轉運使及邊任文臣初除授後合
奏得子弟身事者並候到任二年無遺闕方許陳乞
如二年內非次移改者卽許通計三年陳乞三司副
使知雜御史少卿監以上幷同兩省遇大禮各奏薦
子孫其正郎帶館職員外郎幷省府推判官外任提
點刑獄以上遇大禮合該奏薦子孫者須是在任及
一周年方得陳乞已上有該說不盡者委有司比類
聞奏如此則內外朝臣各務久於其職不爲苟且之
政兼抑躁動之心亦免子弟充塞銓曹與孤寒爭路
輕忽郡縣使生民受弊其武臣入邊上差遣幷大禮

合奏薦子弟者乞下樞密院詳定比類閤門奏又國家
開文館延天下英才使之直祕庭覽羣書以待顧問
以養器業爲大用之備今乃登進士高等者一任纔
罷不以能否例得召試而補之兩府兩省子弟親戚
不以賢不肖輒自陳乞館閣職事者亦得進補太宗
皇帝建崇文院祕閣自書碑文重天下賢才也陛下
當思祖宗之意不宜甚輕之臣請特降詔書今後進
士三人內及第者一任廻日許進干教化經術文字
十軸下兩制看詳作五等品第中第一第二等者卽
賜召試試又優等卽補館閣職事兩府兩省子弟並

不得陳乞館閣職事及讀書之類御史臺晝時彈劾并諫院論奏如館閣闕人即委兩地舉文有古道才堪大用之士連名同舉并兩制列署表章仍上殿稱薦以充其職如此則館閣職事更不輕授足以起朝廷之風采紹祖宗之本意副陛下遴選矣三曰精貢舉臣謹按周禮卿大夫之職各教其所治三年一大比考其德行道藝乃獻賢能之書於王王再拜受之登於天府蓋言王者舉賢能所以上安宗社故拜受其名藏於廟中以重其事也卿大夫之職廢既久矣今諸道學校如得明師尚可教人六經傳治國治人

之道而國家乃專以辭賦取進士以墨義取諸科士
皆捨大方而趨小道雖濟濟盈庭求有才有識者十
無一二況天下危困之久如此將何以救在乎從以
經濟之業取以經濟之才庶可以救其不逮或謂救
弊之術無乃後時臣謂四海尚完朝謀而夕行庶乎
可濟安得晏然不救坐俟其亂哉臣請諸路州郡有
學校處奏舉通經有道之士專於教授務在興行其
取士之科即依賈昌朝等起請進士先策論而後詩
賦諸科墨義之外更通經旨使人不專辭藻必明理
道則天下講學必興浮薄知勸最爲至要內歐陽脩

蔡襄更乞逐塲去留責文卷少而考較精臣謂盡令逐塲去留則恐舊人扞格不能創習策論亦不能旋通經旨皆憂棄遺別無進路臣請進士舊人三舉已上者先策論而後詩賦許將三塲文卷通者互取其長兩舉初舉者皆是少年足以進學請逐塲去留諸科中有通經旨者至終塲別問經旨十道如不能命辭而對則於知舉官員前講說七通者爲合格不曾經旨者三舉已上即逐塲所對墨義依自來通粗施行兩舉初舉者至於終塲月須八通者爲合格又外郡解發進士諸科人本鄉舉里選之式必先考其

行然後取以藝業今乃不求履行惟以詞藻覈義取之加用封彌不見姓字實非鄉里舉選之本意也又南省考試舉人一場試詩賦一場試策人皆精意盡其所能復考較日久實少舛謬及御試之日詩賦文論共爲一場既聲病所拘意思不遠或音韻中一字有差雖生平苦辛即時擯逐如音韻不失雖末學淺近俯拾科級既鄉舉之處不考履行又御試之日更拘聲病以此士之進退多言命運而不言行業明君在上固當使人以行業而進而乃言命運者是善惡不辨而歸諸天也豈國家之美事哉臣請重定外郡

發解條約須是履行無惡藝業及等者方得[illegible]更不封彌試卷其南省考試之人已經本鄉詢考履行却須封彌試卷精考藝業定奪等第進入御前選官覆考重定等第訖然後開看南省所定等第內合同姓名偶有高下者更不移改若等第不同者人數必少却加封彌更宜兩地參較然後御前放榜此爲至當內三人已上即於高等人中選擇聖意宜放其考較進士以策論高詞賦次者爲優等策論平詞賦優者爲次等諸科經旨通者爲優等墨義通者爲次等已上進士諸科並以優等及第者放選注官次等及

第者守本科選限自唐以來及第人皆守選限國家以收復諸國郡邑之官其新及第人權與放選注官令來選人壅塞宜有改革又足以勸學使其知聖人治身之道則國家得人百姓受賜

四曰擇官長臣聞先王建侯以共理天下今之刺史縣令即古之諸侯一方舒慘百姓休戚實繫其人故歷代盛明之時必重此任今乃不問賢愚不較能否累以資考陞爲方面懦弱者不能檢吏得以蠹民強幹者惟是近名率多害物邦國之本由此凋殘朝廷雖至憂勤天下何以蘇息其轉運使并提點刑獄按察列城當得賢於

衆者臣請特降詔書委中書樞密院且各選轉運使
提點刑獄共十人大藩知州十人委兩制共舉知州
十人三司副使判官同舉知州五人御史臺中丞知
雜三院共舉知州五人開封知府推官共舉知州五
人逐路轉運使提點刑獄各同舉知州五人知縣縣
令並十人逐州知州通判同舉知縣縣令共二人得
前件所舉之人舉主多者先次差補仍指揮審官院
流內銓今日以後所差知州知縣縣令共具合入人
歷任功過舉主人數開奏委中書看詳委得允當然
後引對如此舉擇則諸道官吏庶幾得人為陛下愛

惜百姓均其徭役寬於賦斂各獲安寧不召禍亂天下幸甚五曰均公田臣聞易曰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此言聖人養民之時必先養賢養賢之方必先厚祿厚祿然後可以責廉隅安職業也皇朝之初承五代亂離之後民庶凋弊時物至賤昔諸國收復天下郡縣之官少人除補至有經五七年不替罷者或纔罷去便入見闕當物價至賤之時俸祿不輟士人之家無不自足咸平已後民庶漸繁時物遂貴入仕門多得官者衆至有得替守選一二年又授官待闕一二年者在天下物貴之後而俸祿不繼士

人家鮮不窮窘男不得婚女不得嫁喪不得葬者比比有之復於守選待闕之日衣食不足貸債以茍朝夕到官之後必來見逼至有冒法受贓賒舉度日或不恥賈販與民爭利既非負罪之人不守名節吏有姦贓而不敢發民有豪猾而不敢制姦吏豪民得以侵暴於是貧弱百姓理不得直寃不得訴徭役不均刑罰不正比屋受弊無可柰何由乎制祿之方有所未至真宗皇帝思深慮遠復前代職田之制使中常之士自可守節婚嫁以時喪葬以禮皆國恩也能守節者始可制姦贓之吏鎮豪猾之人法乃不私民則

無枉近日屢有臣僚乞罷職田以其有不均之謗有侵民之害臣謂職田本欲養賢緣而侵民者有矣比之衣食不足壞其名節不能奉法以直爲枉以枉爲直衆怨思亂而天下受弊豈止職田之害耶又自古常患百官重内而輕外唐外官月俸尤更豐足簿尉俸錢尚二十貫今窘於財用未暇增復臣請兩地同議外官職田有不均者均之有未給者給之使其衣食得足婚嫁喪葬之禮不廢然後可以責其廉節督其善政有不法者可廢可誅且使英俊之流樂於爲郡爲邑之任則百姓受賜且將來升擢多得曾經郡

縣之人深悉民隱亦致化之本也惟聖慈深察天下幸甚

六曰厚農桑臣觀書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此言聖人之德惟在善政善政之要惟在養民養民之政必先務農農政既脩則衣食足衣食足則愛膚體愛膚體則畏刑罰畏刑罰則寇盜自息禍亂不興是聖人之德發於善政天下之化起於農畝故詩有七月之篇陳王業也今國家不務農桑粟帛常貴江浙諸路歲糴米二百萬石其所糴之價與輦運之費每歲共用錢二百餘萬貫文又貧弱之民困於賦斂歲伐桑棗鬻而爲薪勸課之方有名無實故粟帛常貴

府庫日虛此而不謀將何以濟臣於天下農利之中粗舉二三以言之且如五代羣雄爭霸之時本國歲饑則乞糴於鄰國故各興農利自至豐足江南應有圩田每一圩方數十里如大城中有河渠外有門閘旱則開閘引江水之利潦則閉閘拒江水之害旱潦不及爲農美利又浙西地卑常苦水沴雖有溝河可以通海惟時開導則潮泥不得而堙之雖有堤塘可以禦患惟時脩固則無摧壞臣知蘇州日點檢簿書一州之田係出稅者三萬四千頃中稔之利每畝得米二石至三石計出米七百餘萬石東南每歲上供

之數六百萬石乃一州所出臣詢訪高年則云曩時兩浙未歸朝廷蘇州有營田軍四都共七八千人專爲田事導河築堤以減水患于時民間錢五十文糴白米一石自皇朝一統江南不稔則取之浙右浙右不稔則取之淮南故慢於農政不復脩舉江南圩田浙西河塘太半隳廢失東南之大利今江浙之米石不下六七百文足至一貫文者比於當時其貴十倍而民不得不困國不得不虛矣又京東西路有卑濕積潦之處早年國家特令開渠決之開決之後水患大減今踰役數年漸已堙塞復將爲患臣請每歲之

秋降敕下諸路轉運司令轄下州軍吏民各言農桑之間可興之利可去之害或合開河渠或築堤堰陂塘之類並委本州軍選官計定工料每歲於二月間興役半月而罷仍具功績聞奏如此不絕數年之間農利大興下少饑歲上無貴糴則東南歲糴輦運之費大可減省其勸課之法宜選官討論古制取其簡約易從之術頒賜諸路轉運使及面賜一本付新授知州知縣縣令等此養民之政富國之本也七曰脩武備臣聞古者天子六軍以脩邦國唐初京師置十六將軍官屬亦六軍之義也諸道則開折衝果毅府

五百七十四以備兵伍每歲三時耕稼一時習武自正觀至于開元百三十年戎臣兵伍無一逆亂至開元末聽匪人之言遂罷府兵唐衰兵伍皆市井之徒無禮義之教無忠信之心驕蹇凶逆至於喪亡我祖宗以來罷諸侯權聚兵京師衣糧賞賜豐足經八十年矣雖已困生靈虛府庫而難於改作者所以重京師也今西北强梗邊備未徹京師衛兵多遠戍或有倉卒輦轂無備此大可憂也遠戍者防邊陲之患或緩急抽還則外禦不嚴戎狄進奔便可直趨關輔新招者聚市井之輩而輕嚚易動或財力一屈請給不

充則必散爲羣盜今生民已困無可誅求或逢年凶饑將何以濟贍軍之策可不預圖若因循過時臣恐急難之際宗社可憂臣請密委兩地以京畿見在軍馬同議有無闕數如六軍未整須議置兵則請約唐之法先於畿內并近輔州府召募强壯之人充京畿衛士得五萬人以助正兵足爲强盛使三時務農大省給贍之費一時教戰自可防虞外患其召募之法并將校次第并先密切定奪聞奏此實强兵節財之要也俟京畿近輔召募衛兵已成次第然後諸道倣此漸可施行聖慈留意

八曰減徭役臣聞漢光武建

武六年六月詔曰夫張官置吏所以爲人也今戶口耗少而縣官吏職所置尚繁令司隸州牧各實所部二府於是條奏并省四百餘縣天下至治臣又覩西京圖經唐會昌中河南府有戶一十九萬四千七百餘戶置二十縣今河南府主客戶七萬五千九百餘戶仍置一十九縣主戶五萬七百客戶二萬五千二百鞏縣七百戶偃師一千一百戶逐縣三等而堪役者不過百家而所供役人不下二百數新舊循環非鰥寡孤獨不能無役西洛之民最爲窮困臣請依後漢故事遣使先往西京并省諸邑爲十縣其所廢之

邑並改爲鎮令本路舉文資一員董榷酤關征之利兼人煙公事所廢公人除歸農外有願居公門者送所存之邑其所在邑中役人却可減省歸農則兩不失所俟西京併省稍成倫序則行於大名府然後遣使諸道依此施行仍先指揮諸道防團州已下有使州兩院者皆爲一院公人願去者各放歸農職官聽可給本城兵士七人至十人者人力歸農其鄉村耆保地里近者亦令併合能併一保者耆管亦減役十餘戶但少徭役人自耕作可期富庶九曰覃恩信臣竊覩國家三年一郊天子齋戒袞冕謁見宗廟乃祀上

帝大禮既成還御端門肆赦天下曰赦書日行五百
里敢以赦前事言者以其罪罪之欲其王澤及物之
速也如此今大赦每降天下歡呼一兩月間錢穀司
存督責如舊桎梏老幼籍沒家産至於寬賦歛減徭
役存恤孤貧振舉滯淹之事未嘗施行使天子及民
之意盡成空言有負聖心損傷和氣臣請特降詔書
今後赦書內宣布恩澤有所施行而三司轉運司州
縣不切遵稟者並從違制徒二年斷情重者當行刺
配應天禧年以前天下欠負不問有無侵欺盜用並
與除放違者仰御史臺提點刑獄司常切覺察糾劾

無令壅遏臣又聞易曰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故有
巡狩之禮察諸侯善惡觀風俗厚薄此聖人順動之
意今巡狩之禮不可復行民隱無窮天聽甚遠臣請
降詔中書令後每遇南郊赦後精選臣僚往諸路安
撫察官吏能否求百姓疾苦使赦書中及民之事一
一施行天下百姓莫不幸甚十曰重命令臣聞書曰
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准律文諸被制書有所施行而
違者徒二年失錯者杖一百又監臨主司受財而枉
法者十五疋絞蓋先王重其法令使無敢動搖將以
行天下之政也今覩國家每降宣敕條貫煩而無信

輕而弗稟上失其威下受其弊蓋由朝廷采百官啟
請率爾頒行既昧經常即時更改此煩而無信之驗
矣又泥行條貫雖是故違皆從失坐全乖律意致壞
大法此輕而弗稟之甚也臣請特降詔書今後百官
啟請條貫令中書樞密院看詳會議必可經久方得
施行如事干刑名者更於審刑大理寺勾明會法律
官吏參詳起請之詞删去繁冗裁為制敕然後頒行
天下必期遵守其衝改條貫並令繳納免致錯亂誤
有施行仍望別降敕命今後逐處當職官吏親被制
書及到職後所受條貫敢故違者不以泥行並從違

制徒二年未到職已前所降條貫失於檢用情非故違者並從本條失錯斷科杖一百餘人犯泛行條貫不指定違制刑名者並從失坐若條貫差失於事有害逐處長吏別見機會須至便宜而行者並須具緣由聞奏委中書樞密院詳察如合理道即與放罪仍更相度別從更改疏上帝悉采用之宜著令者皆以詔書畫一須下

答詔論災異陳七事疏　張方平

仁宗寶元元年去冬十二月地震時又有衆星西北流雷發不時下詔求直言方平上疏

臣伏讀丙午詔書以星文流變坤載震搖先春而雷衆異間作陛下惕然戒懼思所以當天意爰下明詔

誕告庶官凡上躬之闕遺政刑之差失阿枉之黨蒙
罔爲姦咸使密疏以言悉心無隱朕將親覽靡及有
司臣伏讀詔書悵然感慨遠惟祖宗造基立法之勤
先帝持盈垂裕之意敕天之命撫此下人無疆惟休
亦無疆惟恤陛下天資神智英睿聰明紹隆基圖恭
承帝事治民祗畏罔自暇逸向若僕臣皆正股肱惟
良協心弼違將順其美陛下可以高揖成康之上徐
步唐虞之域惜乎人主有仁明之德人臣乏輔翼之
材因循蔽欺偷取一切治而無法弊不謀救沴氣成
象變咎荐臻遑遑焉獨貽憂於陛下也臣愚孤遠學

識時務從諫者而於勞苦汲稽探天人之情參合古今之論上原厥初之本下陳至治之方燦日月之明照此心之忠義奮膺之下免嚴懼於權貴是由陛下至明並獨微臣受賜陛下少留神處察臣狂言臣伏思洛書曰天文流變者臣鄒緝不通天官之學謹按前志說春秋星殞如雨爲王者失勢臣下專恣之應說紫微垣太微垣上帝之座天子之廷列星布位近臣之象流移失次乃邇臣不恭其職更相憑附懷戚衍容不忠王室之咎也坤載炎擬者臣竊考載籍歷世以迄地震之異未有若今茲之甚者謹按前志

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升於是有地震茲謂不陰夫坤爲陰體臣道也妻道也夷狄之道也陽薄於陰而不能勝相乘而震且定襄之地直王城西北正在乾位君德所在天之警告夫豈虛發春雷震者臣謹按前志雷當以二月出其卦曰豫言萬物因雷出地皆悅豫也以八月入其卦曰歸妹言雷復入地則孕育根荄保藏蟄蟲雷本陽氣有人君之象故先時而聲猶陽不閉藏發泄無度也又正月以來日蒙少光輒或數日不解臣謹按前志日蒙如塵臣欺[illegible]、親茲謂罔辟厥異蒙蒙先大溫也蒙日不見行[illegible]、

請於上茲謂作福蒙一日五起五解下專刑茲謂分威蒙而日不得明知其佞而厚之茲謂庳蒙甚而溫此蒙大略也臣聞上天無言示人以象人君省所應天以實是故考政者必求於天端弭災者必推於人事天人之際其應甚明臣謹按春秋之義舉往以明來觀著而思微天地之變國家之事粲然皆見無所疑矣故夫星流而隕地震而裂先春而雷日蒙不解其咎皆由乎陽德舒緩陰道專縱下爲阿比以蔽聰明者也臣愚不達道敢因四變推明七事臣聞之書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蓋言明王求理不遺下言

也臣議雖鄙穢以爲今世之切務治道之至要難尚此矣陛下幸加惠不以臣之跡而廢其言天下幸甚何謂七事其一曰密機事二曰用威斷三曰廣言路四曰重圖任五曰正有司六曰信命令七曰示戒懼何謂密機事臣聞之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機事不密則害成故春秋之義譏君之漏言是以人臣造膝而對詭辭而出人君明以察之斷以行之謹之至也韓子云事以密成語以泄敗臣比見陛下之言事者深言切論陛下或播之於左右囊章密疏陛下多付之於有司凡國之庶政得失之跡莫不

繫乎二府者故諸臣下之言其有指擿時病及[illegible]治亂者則用事之臣必所不悅而陛下更暴其言而露其章緣是而蒙譴者有之矣此蓋陛下禮貌大臣篤其誠於勿貳踈外羣下忽其言之未然大臣固不可以忌疑下言固未可以輕信然亦在深思其意旨徐察其情僞參諸理道辨其臧否言苟可行自當聽納言之未善置而勿傷使下竭其忠各效所見則姦謀僻行不萌於下嘉猷正論日聞於上致理之要何以先此而今清問之對封奏之事開言爲怨府濡翰爲禍胎沮忠義之言成忌刻之俗人悼後害孰敢獻納

下情壅隔國之大禍也臣深願陛下先務此道以為
立政之本凡臣下入告之議宜斷在聖心淸問之言
姑謹於外泄念大易失臣之戒防春秋漏言之譏則
天下有心之人皆為陛下用也其二曰用威斷何謂
也臣聞書洪範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臣無有作福
作威臣之有作福作威則害於而家凶於而國故春
秋之義譏鄭忽之弱以其挈於權臣也君人之柄惟
賞與罰賞必賞罰必罰惟斷而已夫乾體以剛天行以健
故能中正無邪運用不息人君之德配乾而法天者
蓋取乎剛且健也以陛下之英明溫𧇊而濟之以斷

天下不足治也往年莊獻晏駕陛下親政革弊去蠹
援材賞忠斷自淵衷不撓於下與刑立政㮛極一新
天下翕然皆謂陛下天資如藝祖神畧如太宗萬世
一時無窮之福也今者道路之言皆謂陛下寬厚仁
恕徽柔廣容事存大體動循往例臣竊惑之此蓋怙
權之臣摟取邪柄故說陛下以爲人主之孝莫大於
奉先志守成規夫祖宗之所以建基圖垂謨訓炳如
日星信如四時雖百世其可易諸至於操紀律明賞
刑用正人去邪慝治不忘亂安不忘危以和其民人
而保其宗廟此孝之大也且政由俗革彼此一時事

體權宜各有云設或迹存而理異或法久而姦生必踐而行以爲無改於祖宗之道尚安足以爲孝乎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故復而不厭久而不弊之謂道遵常守故非聖人之事因時損益乃建治之理昔先王之作爲爵祿賞刑臨事而制宜是以爲天下之主見勞授賞則衆譽不能進無功見惡行誅則衆讒不能退無罪若政無大小人無賢愚弛張用舍一取諸例是爵祿賞罰不在人主而在簿書也予奪之柄於陛下何有一吏持簿書按例而足矣此蓋用事之臣自謀之慮不才而例進者收恩在巳才而例退

者歸怨於君人主欲賞拔忠良擢用才俊而用事之臣不悅者輒曰於例不可用事之臣猥引親舊妄援謬庸而人主欲詰其故輒曰於例宜然以致令玆臺閣混淆賢愚採雜典刑都弛名器益輕於後執時柄者便於引例之說終無發明之言臣嘗讀漢書至鼂錯之事惟錯謀策宏遠達於權義有致主經世之志戮於姦讒之口而史氏不能褒其忠更譏以變古易常之說臣竊憤厲痛忠臣之難為也臣又讀晉書至何曾之事誡其子曰吾每進見未嘗聞經國遠圖但道平生常語此非貽謀之道及身而已且曾為上公

圖之不建誰任其咎而史氏不能貶其罪更美以知幾先識之善臣竊惋悼痛諫臣之誤國也嗟乎忠諫之無報淑慝之不顯其已久矣不可獨長嘆於茲乎臣愚伏願陛下奮乾威發天斷裁正無不忍之愛采掇罔疎賤之隔大稽諸古小驗於今使天下之耳目常新萬務之本原必正無曰引例合義而已帝王之制不亦光大乎

其三曰廣言路何謂也臣聞書美堯之德曰詢于衆春秋之義大君命譏大夫之專者今天下之士不思結知於人主思見知於貴臣願歸恩於强臣不願受恩於人主何歟得强貴之心者身不

涉危而長保富貴蒙陛下之遇者亦未及安而已罹
禍咎今夫大臣有所薦論陛下重違其意或勉從之
陛下之有眷遇者而大臣獨不能以陛下之故姑收
其用必排而去之何陛下之待貴臣厚而貴臣之待
陛下薄也而又多逐善人指爲鈎黨使陛下腹心無
所寄耳目無所託姦無所發惡無所彰九重之深漸
成孤立陛下天縱將聖知幾其神此理甚明豈其不
悟昔漢魏相白去尚書副封以防壅蔽而宣帝得以
知禍變之微爲漢明主唐太宗躬勤政理明於聽受
著司馬式云其無門籍人有論奏者皆令監門司馬

引對不許關礙又制大臣入論事輒令諫官隨入或對問之言有虧理道即從而諍之此唐文皇致太平之跡也至代宗時元載爲相邪慝不法懼爲人言因議凡羣臣奏事皆先關諸司長官關白宰相而後得上聞時顏真卿奏疏曰往日李林甫欺君擅權姦矯用事羣下指言者率皆因事陰中傷之猶不敢顯爲條約以絕言路以爲元載之惡過於林甫也惟在陛下開延讜直虛心接納無限卑遠苟造膝而有益雖犯顏而必恕以通天下之志以成天下之務其惟廣言路乎其四曰重圖任何謂也臣聞書曰鄰哉臣哉

此帝堯所歎以為與巳密近之臣必有德也又曰欽四鄰此帝舜所歎以為在巳左右前後之臣必正人也故春秋之義以為天子之宰通乎天下重之至也夫國之所謂大臣者莫尊乎宰相君為元首宰相乃其股肱動靜休戚義猶一體宰相之職朝夕王所論道宮材圖議天下之政者也安有居宰相之位而足不至王庭面不見旒扆言不關君聽者乎大臣疾病君為之軫憂上醫治療內使臨問數賜告加恩意禮厚矣若其偃息臥家遂罷其朝謁曠時彌歲則未之有也伏以台司為具瞻之地廟堂非養疾之所朝廷

之儀不可慢社稷之重不可輕況今災釁荐作人心
恟懼安危所繫實在柄臣伏願陛下爲宗社之大計
畧恩禮之小節高選德望考愼厥相應譴告於上穹
示大公於天下且一災異之作陛下憂勞謙畏誕降
德音舉諸闕政致誠罪已而元臣當國莫肯任咎苟
安寵祿以妨賢路禮義廉耻何以訓下自餘三事任
政之臣志行忠邪材智深淺必料陛下知臣之明悉
存乎聖慮矣其五曰正有司何謂也臣聞夫子曰必
也正名乎春秋之義君不尸小事臣不專大名故尊
者主要卑者任勞所以正位分明堂陛也人君邈於

任使垂拱而治三公論政九卿分職郡有司各事其事故端本而影直振領而襟整衆務百職各安其所令夫津官亭吏一命之微米鹽貨利毫杪之細莫不關決衡石煩黷天衷三公不脩其職而猥侵羣有司之事羣有司苟誅期課莫安所守上下姑息習以爲常偷慢懷安風俗益弊臣愚以爲方今國體所繫政府而下分職之重臺省備矣而豸冠之能躬之士蕭規鮮替否之言當衡鑑者循資格而無賢愚之別絕勸賞澄清之義運計籌者張空簿而責錐刀之末無歛散輕重之權政失其本事忘其舊其所召弊由來

漸矣臣愚伏願陛下少運神智詳思世務諸如此弊宜有興改撮其機要謹其關楗莫若擇任三吏切磨治本使夫總百揆者則謀用庶官之長列庶長者則各選衆職之任付之柄而責其効盡其才而要其成官守與司無相侵奪有廢厥職必正於罰如此則陛下優游太紫之上執賞罰之柄而羣下莫敢不奔走其職庶務肅然而理矣其六曰信命令何謂也臣聞書曰愼乃出令令出惟行夫命令者以簡爲重以信爲本簡則易從信則必行易從則不犯必行則可久此之謂爲國之要爲政之經臣比見朝廷出令或計

郎衙改或俄復停廢吏易之而奉行不固民忽之而苟慢多違揆大體而論之此害政之深者大滋彰召乎巧詆文煩所以法輕令條令重累盈乎几閣自明習者不能徧覩況郡縣承用者乎陷愚惷於無辜羅元元之不逮其咎由乎格令之煩多而不信故姦吏因緣而爲市也臣請令後凡諸臣有請改釐條制審覆勘會益加詳慎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俾萬姓咸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自然民無起詐之端吏息侮文之巧祥刑善制咸中有慶矣其七曰示戒懼何謂也臣聞書曰惟天降災祥在德而吉凶

不僭在人是故或無災以傾其邦或有災以興其國無災者驕怠所以起有災者戒懼所由生故堯湯遭水旱之期中高有桑穀之異一則以有備而無患一則以脩德而弭妖今兹之變亦在陛下惟德之脩而已承弼之臣戒其權重者侍從之臣戒其阿諛者帷幄密近之任戒其用事之勢掖庭嬪御之嬖戒其燕溺之惑服羞戒其過制優戲戒其蕩心畜用無小侈費無微念四方惟正之供憫小人作業之勞至於邊防之守兵食之備器乘之用將帥之材臣謂宜皆存乎聖慮矣故臣曰惟備之戒此其槩矣夫脩省之方

惕厲之意雖陛下兢兢夙夜不忘於懷然天下之人
莫之知也按春秋左氏傳晉梁山崩晉侯召伯宗而
問焉對曰山崩川竭君爲之不舉降服乘縵徹樂出
次祝幣史辭以禮焉今震謫之異衆變重累何啻乎
山川之災臣愚以爲陛下宜於常禮有所降損齋居
澄慮深思天意燮陰陽之道察政教之闕其在陛下
者臣願陛下勿恡其失必易其度其在臣下者臣願
陛下內斷於心明正其罰俾彝倫咸敘以邀天之福
則七世之廟傳裕於無窮烝民之生孚同於慶賴矣
臣位卑而言高有陵越之尤迹踈而意忠有激訐之

咎但使臣言一經聖覽微悟主心幸以涓塵於國家而有補則雖鼎鑊捐軀命而不辭干冒天威臣無任激切待罪之至

水災言三事　程珦

英宗治平二年八月京師大水詔求直言珦時知磁州上言

臣伏覩詔敕以年來水潦爲沴八月庚寅大雨應中外臣寮並許上實封言時政闕失及當世利病此蓋

皇帝陛下承祖宗大業嚴恭天命祗畏警懼之深也

天下士民欽聞德音苟有知見孰不願披忠瀝懇上

達天聽臣雖至愚官爲省郎職分郡寄敢不竭其區

區之誠以應明詔惟陛下寬其狂易之誅賜之省覽則天下幸甚臣聞水旱之沴由陰陽之不和陰陽不和繫政事之所致是以自昔明王或遇災變則必警懼以省躬之過思政之闕廣延衆論求所以當天心致和氣故能消弭變異長保隆平昔在商王中宗之時有桑楮之祥高宗之時有鳴雉之異二王以爲懼而修政行德遂致王道復興皆爲商宗百世之下頌其聖明今陛下嗣位之初比年陰沴聖心驚畏特下明詔以求政之闕誠聖明之爲也然臣觀近古以來引咎之詔自新之詔亦世有之其如人君不由於至

誠天下徒以爲虛語豈復有如商之三宗興王道於既衰者乎臣願陛下因此天戒奮興善治思商宗之休實鑒後代之虛飾不獨消復災沴於今日將永保丕基於無窮伏覩詔旨時政闕失當世利病可以佐元元者悉心以陳毋有所諱臣竊惟天下之勢所甚急者在安危治亂之機若夫指一政之闕失陳一事之利病徒爲小補不足以救當世之弊而副陛下勤求之意也所謂安危治亂之機臣請條其大端所謂安且治者朝廷有綱紀權持總攝百職庶務天下之治如網之有綱裘之有領舉之而有條委之而不紊

也郡縣之官得人而職修惠養有道朝廷政化宣達於下也百姓安業衣食足而有常心知孝悌忠信之教率之易從勞之不怨心附於上固而不可搖也化行政肅無姦宄盜賊之患設有之不足爲慮盖有殲滅之備而無響應之虞也民心和而陰陽順無水旱蝗螟之災者有之不能爲害盖倉廩實府庫充官用給於上民食足於下也武備修而威靈振蠻夷戎狄無敢不服雖有之不足爲憂盖甲兵利而儲備豐將善謀而士素練也此六者所謂安且治者今之事一皆反是朝廷紀綱汗漫離散莫可總攝本原如此治

將安出郡縣之官選不以道更易之數雖時謂才者尚莫能稱其職況庸常者乎循常苟安浸以成俗舉世以爲當世政治廢亂生民困苦朝廷雖有惠澤孰能宣布以達於下所與共理者如此天下可知矣百姓窮蹙日以加甚而徭繁賦重剝削之不息天下戶口雖衆而自足者益寡司牧者治其事爾非有師保左右之也其善惡勤惰趨利避害或昧而反之不從其自然而困之陷之之道又非一塗人用無聊苟度歲月驅之於治則難格率之於惡則易搖民惟邦本根如是邦國柰何民無生業極困則慮生民不

善教思利則志動乘間隙則萌姦宄逼求殍則爲盜賊今茲幸無大故尚爾苟安設或遇大饑饉加以勞役姦雄一呼所在響應以今無事之時尚恐力不能制況勞擾多事之際乎天下安危實繫於此保民之道以食爲本今自京師至於天下計平時之用率無三年之蓄民困空匱則又甚焉以萬室之邑觀之有厚蓄者百無二三困衣食者十居六七統而較之天下虛竭可知矣豐年樂歲饑寒見於道路一穀不稔使致流轉卒有方數千里數年之水旱不知何以待之姦盜蜂起於內夷狄乘隙於外雖欲爲之未如何

矣戎狄彊盛古未有此歲輸金帛以脩好而好不可恃窮天下之力以養兵而兵不足用尚幸二虜無謀厭小欲而忘大利故我得以紓朝夕之急若其連衡而來則必與數十萬之衆宿於邊境餽餉不繼財用不充將何以濟乎驕惰之兵縱無奔潰之患曠日持久終有消鑠之虞又況征歛與發而民人轉亡饑饉愁怨而姦雄競起事至於此興衰可知以此觀之天下之勢安乎危乎凡此數端皆有危亡之虞而未至於是者不識朝廷制置能使之然耶抑天幸而偶然耶幸然之事其可常乎先皇帝至仁格天地保持之

以至於今歷時旣久言者旣已多朝廷遂以爲果不足憂也可以常然姑維持之而已雖開至深至切之言不爲動也嗚呼貽天下之患必由於是乎今天下尚無事朝廷宜急思所以救時之道不然臣恐因循歲月前之所陳者一事至則爲之晩矣中人之家有百金之產子孫保守不敢不念陛下承祖宗大業可不懼乎今言當世之務者必曰所先寬賦役也勸農桑也實倉廩也備災害也修武備也明教化也此誠要務然猶未知其本也臣以爲所尤先者有三焉請爲陛下陳之一曰立志二曰責任三曰求賢今雖納

嘉謀陳善箅非君志先立其能聽而用之乎君欲用之非責任守輔其孰承而行之乎君相協心非賢者任職其能施於天下乎三者本也制於事者用也有其本不患無其用三者之中復以立志爲本君志立而天下治矣所謂立志者至誠一心以道自任以聖人之訓爲可必信以先王之治爲可必行不狃滯於近規不遷惑於衆口必期致天下三代之世此之謂也夫以一夫之身立志不篤則不能自修況天下之大非體乾剛健其能治乎自昔人君孰不欲天下之治然而或欲爲而不知所措或始銳而不克其終或

安於積久之弊而不能改爲或感於衆多之論而莫知適用此皆立志不堅故也臣觀朝廷每有善政鮮克堅守或行之而天下不從請舉近年一二事以明之朝廷以今之任人未嘗選擇一用薦舉之定式患所舉不得其人也故詔以飭之非不丁寧然而當任者如弗聞也陛下以爲自後所舉果得其人乎曾少異於舊乎又以守令數易之害治也詔廉察之官舉其有善政者俾之再任於今未聞應詔者豈天下守令無一人有善政耶苟誠無之朝廷負生民不已甚乎且以爲善政行之何不使天下奉承以見其效若

曰非不欲必行也柰天下不從何如此則是政令不行矣將如天下何此亦在陛下而已茍陛下之志先立奮其英斷以必行之雖彊大諸侯跋扈藩鎮亦將震慴莫敢違也況郡縣之吏乎故臣願陛下以立志爲先如臣前所陳法先王之治稽經典之訓篤信而力行之救天下深沉固結之弊爲生民長久治安之計勿以變舊爲難勿以衆口爲惑則三代之治可望於今日也若曰人君所爲不可以易易而或失其害則大臣以爲不然稽古而行非爲易也歷觀前史自古以來豈有法先王稽訓典將大有爲而致敗亂者

乎惟動不師古苟安襲弊卒至危亡者則多矣事據
昭然無可疑也願陛下不以臣之疎賤而易其言則
天下幸甚所謂責任者夫以海宇之廣億兆之衆一
人不可以獨治必賴輔弼之賢然後能成天下之務
自古聖王未有不以求任輔相爲先者也在商王高
宗之初未得其人則恭默不言蓋事無當先者也及
其得說而命之則曰濟川作舟楫歲旱作霖雨和羹
爲鹽梅其相須倚之如是此聖人任輔相之道也夫
圖任之道以謹擇爲本擇之謹故知之明知之明故
信之篤信之篤故任之專任之專故禮之厚而責之

重擇之謹則必得其賢知之明則仰成而不疑信之篤則人致其誠任之專則得盡其材禮之厚則體貌尊而其勢重責之重則自任切而功有成是故推誠任之待以師傅之禮坐而論道責之以天下治陰陽和故當之者自知體尊而任專責深而勢重則挺然以天下爲已任故能稱其職也雖有姦諛巧佞知其交深而不可間勢重而不可搖亦將見息其邪謀歸附於正矣後之任相者異於是其始也擇之不謹故知之不明知之不明故信之不篤信之不篤故任之不專任之不專故禮之不厚而責之不重矣擇不謹

則不得其人知不明則用之猶豫信不篤則人懷疑
慮任不專則不得盡其能禮不厚則其勢輕而易搖
責不重則不稱其職是故任之不盡其誠待之不以
其禮僕僕趨走若吏史然文案紛冗下行有司之事
當之者自知交不深而勢輕動懷顧忌不肯自盡上
懼君心之疑下虞羣議之奪故蓄縮而不敢有爲苟
循常以圖自安爾君子弗願處也姦邪之人亦知其
易搖日伺間隙如是其能自任以天下之重乎若曰
非任之難知之惟難且何以知其賢而任之或失其
人治亂所繫此人君所以難之也臣以爲知人誠難

亦繫取之之道何如爾臯陶爲帝謨曰在知人禹吁而難之及其陳九德載采采則曰底可績蓋詢行考實人焉廋哉歷觀前史自古已來豈有履道之士孝聞於家行著於鄉德推於朝廷節見於事爲其言合聖人之道其履蹈經典之訓及用之於朝反致敗亂者乎用是而憂其有差乎若乃人君以爲賢而用之卒敗於事者古亦多矣稽迹其由蓋取之不以其道也夫舉一言一事合於已心則謂之才而用之曾不循核本末稽考名實如前之云傷民害政不亦宜乎四海之大未始乏賢誠能廣揚側陋至誠降禮求之

以道雖皐夔伊周之比亦可必有賢德志道之士皆可得而用也願陛下如臣前所陳旣堅求治之志則以責任宰輔爲先待之盡其禮任之盡其誠責之盡其職不患其不爲患其不能爲不患其不能爲患其不得爲蓋不爲者可責之必爲不能爲者可勉而能爲惟不得爲則已矣所謂不得爲者君臣之志不通懷顧忌而不肯自盡此由失待任之道也今執政大臣皆先朝之選天下重望陛下責任之而已臣願陛下延召宰執從容訪問令天下之事爲安爲危爲治爲亂當維持以度歲月乎當有爲以救其弊乎如曰

當爲則願示之以必爲之意詢之以所爲之政審慮之力行之時不可後事不可緩也如曰非不爲也患不能也則天下之廣豈無賢德可以禮問朝廷之上豈無英髦可以討論有先王之政可以考觀有經典之訓可以取則道豈遠哉不求爾在君相協心勤求力爲之而已如曰無妄爲也姑守常而已則在陛下深思而明辨之唐文宗之時大權漸奪天下將亂而中書猶欺以爲治矣史冊書之可爲明鑒今陛下聖明執政忠良無是事也伏願陛下不以臣之疎賤而易其言則天下幸甚所謂求賢者夫古之聖王所以

能致天下之治無他術也朝廷至於天下公卿大夫百職羣寮皆稱其任而已何以得稱其任賢者在位能者在職而已何以得賢能而任之求之有道而已雖天下常用易得之物未有不求而得者也金生於山木生於林非匠者採伐不登於用況賢能之士傑出羣類非若山林之物廣生而無極也非人君搜擇之有道其可得而用乎自昔邦家張官置吏未嘗不取士也顧取之之道何如爾今取士之弊議者亦多矣臣不暇條析而言大槩投名自薦記誦聲律非求賢之道爾求不以道則得非其賢間或得其才適由

偶幸非知其才而取之也朝廷選任盡自其中曾不虞賢俊之棄遺於下也果天下無遺賢耶抑雖有之吾姑守法於上不足以爲意耶將科舉所得之賢已足自治而不乏耶臣以爲致天下今日之弊蓋由此也以今選舉之科用今進任之法而欲得天下之賢興天下之治其猶北轅適越不亦遠乎臣願陛下如臣前所陳既立求治之志又思責任之道則以求賢爲先苟不先得賢則雖陛下焦心勞思將安所施誠得天下之賢置之朝廷則端拱無爲而天下治矣此所謂勞於求賢逸於得人也歷觀前史自古以來稱

治之君有不以求賢爲事者乎有規規守常以資任人而能致大治者乎有國家之興不由得人者乎由此言之用賢之驗不甚明若曰非不欲賢也病求之之難也臣以爲不然夫以人主之勢心有所嚮天下風靡景從設若珍禽異獸瓌寶奇玩之物雖遐方殊域之所有深山大海之所生志所欲者無不可致蓋上心所好奉之以天下之力也若使存好賢之心如是則何巖穴之幽不可求何山林之深不可致所患好之不篤爾夫人君用賢亦賴公卿大臣推援薦達之力今朝未嘗求賢公卿大臣亦不以求賢取士

爲意相先引彙世所罕聞訪道求師貴達所恥大率
以爲任巳可也士將安禆今世無賢求之何益夫以
周公之聖其自任足矣尚汲汲求賢以自輔也以其
聖且好賢與知人之明宜天下之賢皆爲之用莫有
遺也尚乃日不暇給恐失天下之士後之人其才不
及周公而自謂足矣不求賢以自輔也以其不求且
知之不明宜賢者在下之多也乃曰天下無賢矣噫
何其用意與周公異也欲其助皇明燭幽隱不可得
也然亦係上之所爲而巳陛下誠能專心致志孜孜
不倦以求賢爲事常恐天下有遺棄之才朝廷之上

推賢援能者登進之蔽賢自任者疏遠之自然天下嚮風自下及上孰不以相先爲善行薦達爲急務搜援旣廣雖小才片善無所隱晦如此則士益貴而守益堅廉耻格而風教厚矣得天下之賢則天下之治不足道也今世人情淺近積習成俗朝廷進人苟循常法則雖千百而取羣伍而用庸惡混雜曾不以爲非設或援一賢一善出於不次則求摭小差衆議嚚沸如眞廟擢种放先朝擢范仲淹是也設非君心篤信寧免疑惑反自爲過此所以非常之舉曠久不行也伏見近日陛下不由言薦擢范純仁置之言路在

今世爲非常之舉純仁名臣之子有才名在位多言其能陛下擢之當也然臣願陛下自信勿疑純仁果賢則陛下知人之明也如用之而無顯效則亦曰吾勞心任人雖未得其效亦無愧於天下矣設或大敗厥職則亦曰吾之失也當益務選擇期於得人爾蓋援十得五才不可勝用求賢而失尚愈於不求誠持是心何患不得賢也方陛下用純仁識者皆喜臣獨憂之何者陛下始奮英斷援一人誠恐或有差失遂沮聖心以爲專守常規可以無過不復以簡擢爲意則天下將何望焉此在陛下自信勿疑而已願陛下

不以臣之疎賤而易其言天下幸甚臣前所陳三者
治天下之本也臣非不知有興利除害之方安國濟
民之術邊境備禦之策教化根本之論可以爲陛下
陳之顧三者不先徒虚言爾三者旣行不患爲之無
術也願陛下以社稷爲心生民爲念鑒苟安之弊思
永世之策賜之省覽察其深誠萬一有毫髮之補於
聖明臣雖被妄言之誅無所悔恨昔賈誼爲漢文言
治亂漢文不能用者百世之下爲譏病陛下勿使後
之視今猶今之視昔則天下不勝幸甚狂瞽之言惟
聖明裁恕

十事疏

程顥

神宗熙寧二年八月以程顥權監察御史裏行顥上疏

臣竊謂聖人創法皆本諸人情極乎物理雖二帝三王不無隨時因革踵事增損之制然至乎爲治之大原牧民之要道則前聖後聖豈不同條而共貫哉蓋無古今無治亂如生民之理有窮則聖王之法可改後世能盡其道則大治或用其偏則小康此歷代彰灼著明之效也苟或徒知泥古而不能施之於今姑欲狥名而遂廢其實此則陋儒之見何足以論治道哉然儻謂今人之情皆已異於古先王之迹不可復

於今趣便目前不務高遠則亦恐非大有為之論而未足以濟當今之極弊也謂如衣服飲食宮室器用之類苟便於今而有法度者豈亦遽當改革哉若其天理之不可易人所賴以生非有古今之異聖人之所必為者固可槩舉然行之有先後用之有緩急若夫裁成運動周旋曲當則在朝廷講求設施如何耳古者自天子達於庶人必須師友以成其德業故舜禹文武之聖亦皆有所從學今師傅之職不修友臣之義未著所以尊德樂善之風未成於天下此非有古今之異者也王者必奉天建官故天地四時之職

歷二帝三王未之或改所以百度脩而萬化理也至唐猶僅存其畧當其治時尚得綱紀小正今官秩淆亂職業廢弛太平之治所以未至此亦非有古今之異也天生蒸民立之君使司牧之必制其常產使之厚生則經畧不可不正井地不可不均此爲治之大本也唐尚能有口分授田之制令則蕩然無法富者跨州縣而莫之止貧者流離餓殍而莫之恤平民雖多而衣食不足者蓋無紀極生齒日益繁而不爲之制則衣食日蹙轉死日多此乃治亂之機也豈可不漸圖其制之之道哉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古之

政教始乎鄉里其法起於比閭族黨州鄉酇遂以相聯屬統治故民相安而親睦刑法鮮犯廉恥易格此亦人情之所自然行之則效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庠序之教先王所以明人倫化成天下今師學廢而道德不一鄉射亡而禮義不興貢士不本於鄉里而行實不脩秀民不養於學校而人材多廢此較然之事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古者府史胥徒受祿公上而兵農未始判也今驕兵耗匱國力亦已極矣臣謂禁衛之外不漸歸之於農則將貽深慮府史胥徒之役毒遍天下不更其制未免大患此亦至明之理非

有古今之異者也古者民必有九年之食無三年之
食者以爲國非其國臣觀天下耕之者少食之者衆
地力不盡人功不勤雖富室强宗鮮有餘積況其貧
弱者乎或一州一縣有年歲之凶即盜賊縱横饑羸
滿路如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災或連年之歉則未
知朝廷以何道處之則其患不可勝言矣豈可曰昔
何久不至是因以幸爲可恃也哉固宜漸從古制均
田務農公私交爲儲粟之法以爲之備此亦無今古
之異者也古者四民各有常職而農者十居八九故
衣食易足而民無所困苦今京師浮民數逾百萬游

手不可貲度觀其窮蹙辛苦孤貧疾病變詐巧僞以自求生而常不足以生日益歲滋久將若何事已窮極非聖人能變而通之則無以免患豈可謂無可奈何而已哉此在酌古變今矜孤恤寡漸爲之業以救之耳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聖人奉天理物之道在乎六府六府之任治之於五官山虞澤衡各有常禁故萬物阜豐而財用不乏今五官不修六府不治用之無節取之不時豈惟物失其性材木所資天下皆已童赭斤斧焚蕩尚且侵尋不禁而川澤漁獵之繁暴殄天物亦已耗極則將如之何此乃窮弊之極

矣惟修虞衡之職使將養之則有變通長久之勢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古者冠昏喪祭車服器用等差分別莫敢踰僭故財用易給而民有常心今禮制未脩奢靡相尚卿大夫之家莫能中禮而商販之類或踰王公禮制不足以檢飭人情名數不足以旌別貴賤既無定分則姦詐攘奪人人求厭其欲而後已豈有止息者哉此爭亂之道也則先王之法豈得不講而損益之哉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此上者特其端緒耳臣特論其大端以為三代之法有必可施行之驗如其綱條度數施為注措之道則審行之必

也稽之經訓而合施之人情而宜此曉然之定理豈徒若迂疎無用之說哉惟聖明裁擇

論王霸疏

神宗熙寧二年七

程顥

臣伏謂得天理之正極人倫之至者堯舜之道也用其私心依仁義之偏者霸者之事也王道如砥本乎人情出乎禮義若履大路而行無復回曲霸者崎嶇反側於曲逕之中而卒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誠心而王則王矣假之而霸則霸矣二者其道不同在審其初而已易所謂差若毫釐繆以千里者其初不可

不審也故治天下者必先立其志正志先立則邪說不能移異端不能惑故力進於道而莫之禦也苟以霸者之心而求王道之成是衍石以爲玉也故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而曾西恥比管仲者義所不由也況下於霸者哉陛下躬堯舜之資處堯舜之位必以堯舜之心自任然後爲能克其道漢唐之君有可稱者論其人則非先王之學考其時則皆駁雜之政乃以一曲之見幸致小康其創法垂統非可繼於後世者皆不足爲也然欲行仁政而不素講其具使其道大明而後行則或出或入終莫有所至夫事有大

小有先後察其小忽其大先其所後後其所先皆不可以適治且志不可慢時不可失惟陛下稽先聖之言察人事之理知堯舜之道備於己反身而誠之推之以及四海擇同心一德之臣與之共成天下之務書所謂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又曰一哉王心言致一而後可以爲也古者三公不必備惟其人誠以謂不得其人而居之則不若闕之之愈也蓋小人之事君君子所不能同豈聖賢之事而庸人可參之哉欲爲聖賢之事而使庸人參之則其命亂矣既任君子之謀而又入小人之議則聽明不專而志意惑矣今將

救千古深錮之弊爲生民長久之計非夫極聽覽之明盡正邪之辨致一而不二其能勝之乎或謂人君舉動不可不愼易於更張則爲害大矣臣獨以爲不然所謂更張者顧理所當耳其動皆稽古質義而行則爲愼莫大焉豈若因循苟簡卒致敗亂者哉自古以來何嘗有師聖人之言法先王之治將大有爲而反戚[illegible]懼者乎願陛下奮天錫之勇智體乾剛而獨斷霈然不疑則萬世幸甚

論體要疏

司馬光

神宗熙寧二年上

臣雒御史臺牒伏奉四月二十日詔敕傳曰近臣盡規以其榮恥休戚與上同也今在此位者視朕過失與朝廷政事之闕默而不言乃或私議竊歎若以為其責不在已夫豈皆習見成俗以為當然其亦有含章懷寶待唱而後發者也今百度隳弛風俗偷惰薄惡烖異譴告不一此誠忠賢助朕憂惕以刱制改法救弊除害之時宜令侍從官自今視朕過失與朝廷政事之闕無有巨細各具章奏極言無隱噫言善而不用朕有厥咎導之而弗言爾為不恭朕將用此考察在位所以事君之實明黜陟焉

臣以駑下之材自

仁宗皇帝時蒙擢在侍從服事三朝恩隆德厚殞身喪元不足為報雖訪問所不及猶將披肝瀝膽以效其區區之忠況聖意采納之勤督責之嚴諄諄如此臣敢營私避怨匿情愛已不為陛下別白當今之切務庶幾少補萬分之一邪臣聞為政有體治事有要自古聖帝明王垂拱無為而天下大治者凡用此道也何謂為政有體君為元首臣為股肱上下相維內外相制若網之有綱絲之有紀故詩曰勉勉我王綱紀四方又云愷悌君子四方之綱古之王者設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綱紀其內設方伯

州長卒正連帥屬長以綱紀其外尊卑有序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率從此爲政之體也何謂治事有要夫人智有分而力有涯以[illegible]人之智力兼天下之要務欲物物而知之日亦不給矣是故尊者治衆卑者治寡治衆者事不得不約治寡者事不得不詳約則舉其大詳則盡其細此自然之勢也益稷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言君明則能擇臣臣良則能治事也又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言君親細務臣不盡職而事廢壞也立政曰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愼惟有司之牧夫是訓用違庶

獄庶愼文王罔敢知于茲言文王擇有司而任之其餘皆不足知也康誥曰庸庸祗祗威威顯民言文王用其可用祗其可祗刑其可刑專明此道以示民也是故王者之職在於量材任人賞功罰罪而已苟能愼擇公卿牧伯而屬任之則其餘不待擇而精矣謹察公卿牧伯之賢愚善惡而進退誅賞之則其餘不待進退誅賞而治矣然則王者所擇之人不爲多所察之事不爲煩此治事之要也臣竊見陛下日出視朝繼以經席將及日中乃還宮禁入宮之後竊聞亦不自閑省閱天下奏事羣臣章疏逮至昏夜又御燈

火研味經史博觀羣書雖中宗高宗之不敢荒寧文
王之日昃不食臣以爲不能及也然自踐祚以來孜
孜求治于今三年而功業未著者殆未得其體要故
也祖宗創業垂統爲後世法內則設中書樞密院御
史臺三司審官審刑等在京諸司外則設轉運使知
州等衆官以相統御上下有叙此所謂綱紀者也今
陛下好使大臣奪小臣之事小臣侵大臣之職是以
大臣解體不肯竭忠小臣諉上不肯盡力此百官所
以弛廢而萬事所以隳頹者也而陛下方用爲致治
之本此臣之所大惑也臣微賤不得盡知朝廷之事

且以耳目所接近日數事臣所知者言之其餘陛下可以類求也昔漢文帝問陳平天下一歲決獄及錢穀出入幾何平曰陛下卽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内史必使卿大夫各任其職此乃宰相事也若平者可謂能知治體矣今之兩府皆古宰相之任也中書主文樞密主武若乃百官之長非其人刑賞失其宜此兩府之責也至于錢穀之不克條例之不當此三司之事也陛下苟能精選㢘知錢穀憂公忘私之人以爲三司使副判官諸路轉運使久使於其任以盡其能有功則進無功則退名不能掩實

僞不能亂亂眞安民勿擾使之自富處之有道用之有
節何患財利之不豐哉今乃使兩府大臣悉取三司
條例別置一局聚文士數人與之謀議改更制置三
司皆不與聞臣恐所改更者未必勝于其舊而徒紛
亂祖宗成法考古則不合適今則非宜吏緣爲姦農
商失業數年之後府庫耗竭於上百姓愁困於下衆
心離駭將不復振矣且兩府於天下之事無所不總
若百官之職皆使兩府治之則在上者不勝其勞而
在下者爲無所用矣又監牧使主養馬四園苑主課
利今乃使監牧使不屬羣牧司四園苑不屬三司提

舉司則在下者各得專權自恣而在上者爲無所用矣陛下方欲納天下於大治而使百官在上者不委其下在下者不禀其上能爲治乎若此之類臣竊恐似未得其體也凡天下之事在一縣者當委之知縣在一州者當委之知州在一路者當委之轉運使在邊鄙者當委之將帥然後事乃可集何則久在其位識其人情知其物宜賞罰之權足以休戚所部之人使之信服故也今朝廷每有一事不委之將帥監司守宰使之自爲方略責以成效而施其刑賞常好別遣使者銜命奔走旁午於道所至徙有煩擾之弊而

於事未必有益不若勿遣之爲愈也夫事之利害吏之能否皆非使者所能素知不免臨時詢采於人所詢者或遇公明忠信之人猶僅能得其一二或遇私闇奸險之人則是非爲之倒置矣此二者交集於前而使者不能猝辨也是以往往害事而少能爲益非將帥監司守宰皆賢而使者皆愚也累歲之講求與一朝之議論積久之采察與目前之毁譽精粗詳略其勢不同故也其有居官累歲而不知利害臨人積久而不知能否或雖知利害而不能變更雖知能否而不能黜陟此乃愚昧私曲之人朝廷當察而去之

更擇賢者以代其位不當數遣使者擾亂其間使不
得行其職業也又庸人之情苟策非已出則媢嫉沮
壞惟恐其成官吏若是者十常五六借使使者所規
畫曲盡其宜在彼之日其當職之人已怏怏不悅不
肯同心以助其謀協力以成其事曰朝廷自遣專使
治之我何敢與知及返命之日彼必敗之於後曰使
者既謀而授我我今竭力而成之功悉歸於首謀之
人我何有哉此所以謂不若毋遣使者而屬任當其
之人爲愈也夫使者所以通遠邇之情固不可無然
今之轉運使即古使者之任苟得人而委之賢於是

遣使者遠矣若監司自爲姦慝貪縱或有所隱蔽欺罔或爲部內之人所訟或所謀畫之事未得其宜朝廷欲察其罪惡審其虛實判其曲直決其是非然後別遣使者按之若按得其實監司有罪則當刑不才則當廢豈有但已者也今每有一事朝廷輒自京師遣使者往治之是在外之官皆無所用也使者旣代之治事而當職之人亦無所刑無所廢是只使之拱手旁觀偷安竊祿者矣若此之類臣竊恐似未得其體也今朝廷之士左右之臣皆曰陛下聰明剛斷威福在已太平之功可指日而致臣愚竊獨以爲未也

臣聞古之聖帝明王聞人之言則能識其是非故謂之聰觀人之行則能察其邪正故謂之明是非既辨邪正既分姦不能惑佞不能移故謂之剛取是而捨非誅邪而用正確然無所疑故謂之斷誅一不善而天下不善者皆懼故謂之威賞一有功而天下有功者皆喜故謂之福今陛下聰明剛斷則誠體之矣欲取威福之柄則誠有其志矣然於所以爲之之道尚或有所未盡故臣以爲太平之功未可期也夫帝王之道當務其遠者大者而略其近者小者國之大事當與公卿議之而斷使小臣察之四方之事當委牧

伯察之而不當使左右覘之儻公卿牧伯尚不能擇賢者而任之小臣左右獨能得賢者而使之乎若苟爲不賢則險陂私謁無不爲巳今陛下好於禁中出手詔指揮外事非公卿所薦舉牧伯所糾劾或非次遷官或無故廢罷外人疑駭不知所從此豈非朝廷之士左右之臣所謂聰明剛斷威福在巳者邪陛下聞其言而信之臣竊以爲過矣夫公卿所薦舉牧伯所糾劾或謂之賢者而不賢謂之有罪而無罪皆有迹可見責有所歸故不敢大爲姦罔若姦臣密白陛下令陛下自爲聖意以行之則威福集於私門怨謗

歸於陛下矣安得謂之威福在陛下邪且陛下歸時中詔所指揮者率非大事至於兩禁美官邊藩將帥省府職任諸路監司此皆衆人之所希求治亂之所繫屬當除授之際竊恐未必一一出聖志也若乃姦邪貪猥之人陛下所明知而黜去者或更改官而升資或不久復進用然則威福之柄果不在陛下而陛下偶未之思也以此觀之面譽陛下聰明剛斷威福在己太平可立致者非愚則諛不可不察也陛下必欲威福在己曷若謹擇公卿大臣明正忠信者留之愚昧阿私者去之在位者既皆得其人矣然後凡舉

一事則與之公議於朝使各言其志陛下淸心平慮擇其是者而行之非者不得復奪也凡除一官亦與之公議於朝使各舉所知陛下淸心平慮擇其賢者而用之不肖者不能復爭也如此則謀者舉者雖在公卿大臣而行之用之皆在陛下安得謂之威福不在已邪陛下此之不為而顧彼之久行臣竊恐似未得其要也夫生人羣居無所統一不散則亂是故立君以司牧之羣臣百姓勢均力敵不能相治故從人君決之人君者固所以決是非行賞罰也若人君復不肯決嘗使從誰決之乎夫人心不同有如面焉國

家凡舉一事朝野之人必或以爲是或以爲非凡用一人必或以爲賢或以爲不肖此固人情之常自古而然不足怪也要在人主審其是非而取捨之取是而捨非則安榮取非而捨是則危辱此乃安危榮辱之所以分也是以聖王重之故博謀羣臣下及庶人然而終決之者要在人君也古人有言曰謀之在多斷之在獨謀之多故可以觀利害之極致斷之獨故可以定天下之是非若知謀而不知斷則羣下人人各欲逞其私志斯衰亂之政也詩云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

於遒哀哉爲猷匪先民是程匪大猷是經維邇言是聽維邇言是爭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此言周室之衰人臣不知先王之大道務爭近小之事人君不能定其可否而事終無成也漢世國家有大典禮大政令大刑獄大征伐必下公卿大夫博士議郎議其議者固不能一必有參差不齊者矣於是天子稱制決之曰丞相議是或曰廷尉當是而羣下厭然無有不服者矣今陛下聽羣臣各盡其情以議事此誠善矣然終不肯以聖志裁決遂使羣臣常有好勝者以巧文相攻辨口相擠至於再至於三互相反

覆無有限極臣愚深恐虧朝廷之政體損陛下之明
德流聞四方取輕夷狄非嘉事也夫天下之事有難
決者以先王之道揆之若權衡之於輕重規矩之於
方圓錙銖毫忽不可欺矣是以人君務明先王之道
而不習律令知本根既植則枝葉必茂故也近者登
州婦人阿云謀殺其夫重傷垂死情無可愍在理甚
明已傷不首於法無疑中材之吏皆能立斷事已經
審刑院大理寺刑部斷為死罪而前知登州許遵文
過飾非妄為巧說朝廷命兩制定奪者再命兩府定
奪者再勅出而復收者一爭論縱横至今未定夫以

田舍一婦人有罪在於四海之廣萬幾之衆其事之細何啻秋毫之末朝廷欲斷其獄委一吏足矣今乃紛紜至此設更有一可疑之事大於此者將何以決之矣夫執條據例者有司之職也原情制義者君相之事也分爭辨訟非禮不決禮之所去刑之所取也阿云之事陛下試以禮觀之豈難決之獄哉彼謀殺爲一事爲二事謀爲所因不爲所因此苛察繳繞之論乃文法俗吏之所爭豈明君賢相所當留意邪今議論歲餘而後成法終於棄百代之常典悖三綱之大義使良善無告姦凶得志豈非狗其枝葉而忘其

本根之所致邪若此之類臣竊恐似未得其要也此皆衆人之所私議竊歎而莫敢明言者臣獨以受恩深重不顧斧鉞爲陛下言之惟聖明裁察

論知道得賢脩法度疏

神宗時上

王安石

臣聞爲人君者在知至道其次務得賢其次務脩法度知斯三者則知所以治天下矣至道之要求之不遠在乎養心治性擇乎中庸而已天之所命之謂性性之未變之謂中中者天下之大本也而有五善其端也若甚微而不可明及其至也塞乎天地矣感物

而動之謂情情者天下之大欲也而有邪有正率善
而行之謂正率不善而行之謂邪故正者天之道也
邪者人之僞也苟得其正則彼之所謂情者喜也怒
也哀也樂也無所處而不爲中矣即易之乾曰利貞
者性情是也苟失之邪則吾之所謂善者仁也義也
禮也智也性也無所往而不爲僞矣即孟軻所謂物
交則引之而已是也堯舜得之天故曰性之也禹湯
治之已故曰身之也正矣五霸失之僞故曰假之也
邪矣是王霸之辨而君子之所以謹擇也其始在於
博學以盡其心盡心以明其善明善以持其志持志

以養其氣養氣以充其體至誠高明博厚而不息也
然後能定則至於廣大精微而不惑也然後能應能
定能應則七情者不能僞而五善者無所不至矣喜
非吾喜也而未嘗不喜怒非吾怒也而未嘗不怒哀
樂非吾哀樂也而未嘗無哀樂莫不與天下公共之
也其爲貌也必正禮而無所不莊其爲言也必正辭
而無所不治其爲視也必正色而無所不辨其爲聽
也必正音而無所不謀其爲思也必正道而無所不
達故其應務也舉天下之變不得以困吾心其任人
也舉天下之才不得以罔吾道其治也舉天下之政

不得以盭吾仁其行法也舉天下之情不得以易吾
義邇之則虛一而靜遠之則通乎倫類而知建諸天
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
斯道也百王之所相傳而不易者也君得之傳之臣
臣得之致之君大者以爲聖小者以爲賢或竝世而
以其身傳或易世而以其言示堯之於舜禹臯陶則
以身傳之也彼則見而知之於湯文王則以言示之
也彼則聞而知之文王之於武王周公太公則以身
傳之也彼則見而知之於孔子孟軻則以言示之也
彼則聞而知之伊尹之於太甲也甘盤之於高宗也

周公之於武王也嘗致之矣而天下平孔子孟軻不得其君而致之也而天下亂行乎百世之上言乎百世之下而若合符節其用舍則殊其所以傳之者一也爲人君者有其道則聰明不足以自任也可以取而取之有其位則權勢不足以自任也可以與而與之故其心公焉居天下之廣居攬天下之多務而不敢獨爲之也必求天下之賢者而任之相與共濟焉堯非不聖也方其洪水之時中國猶未乂堯思天下之賢者宜莫如舜舉而授治焉舜思天下之賢者宜莫如禹又以命禹平水土水土既平益火山澤禽

獸之害人者去之稷教耕稼民得安居而食又憫夫無教而亂也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皐陶以刑輔之而天下以寧故孔子曰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孟軻曰堯以不得舜為已憂舜以不得禹皐陶為已憂知其所以為大也得其小以失其大烏足以為堯舜哉隋文帝每一臨朝或至日昃宿衛之士傳餐而食唐文宗議政延英每對宰臣率漏下十數刻此二主者非不用心勤勞然終無益於治者由親細務而闇大體不知其術然也皐陶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此可知矣夫法度者人情之防範也為國而

不脩先王之法度是猶輸之不以規矩爲方圓而曠之不以六律治五音也古者先王之建國一事一政無非法者將以定民之志而立民之極雖其迹之不必因然其制作之意不可一日而忘也故其車服宮室皆有數度人徒械用皆有等宜貢賦皆有節師田學射皆有法冠婚喪祭皆有禮姦聲姦色者舉廢亂名亂政者舉誅器服不中度者舉毀禽獸不中殺者舉禁是以國家優裕風俗淳一而物無疵癘矣周衰禮樂壞王道陵夷上無聖賢之君下無法度之臣天下蕩然無綱紀制度漢興有楊雄者可謂法度之臣

矣而無可致之君唐太宗有爲之主也而房杜之徒不足以言禮樂此其所以不王也伏惟陛下享國以來孜孜庶政二帝三王之事必欲舉而行之臣竊斯時不以堯舜之道陳於陛下之前則不恭之罪莫大焉昔者孟軻見滕文公言必稱堯舜文公中才之主也軻猶以此待之況陛下天資聖德聰明智勇若此臣敢隱默而不言哉方今天下之患者皆謂黎民未乂戎虜未恭政令未明財用不足以臣思之不足爲患所以過慮者在陛下中庸之未擇性理之未克賢才之未多法度之未立也伏望陛下略機務之繁進

誠明之學稽經信道頤養神明精選縉紳有道之臣
旁求巖穴篤行之士相與講求性命之理道德之源
養而充之以至神固斯可以不言而化矣然後建學
校隆師儒首自京師達於州邑羣臣百辟之才以長育
之隆三物之教以統一之則賢人衆多足以任使矣
求一德以居論道之司羣臣尹以副任官之責閒用
儒臣以分按察之權均布循吏以膺守牢之寄然
百司羣吏莫不任職則政令自白而黎元安矣詔禁
帑以禮樂之士脩五教於朝委大農以制財之司節
百用於國則浮費自省而財用有餘矣陛下身先恭

儉以訓於上小大之臣畏法遵繩以守於下民以是
化政以是淳國富兵彊可使制挺以撻戎狄之兵矣
凡有司之事一切付之陛下但優游巖廊以神道設
教此堯舜之舉也易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
揚善順天休命惟陛下不以臣言爲迂闊少賜留意
則天下幸甚

論本朝百年無事　王安石

神宗熙寧元年安石爲翰林學士上謂安石曰朕久聞卿道術德義有忠言嘉謀悉告朕方今治當何先對曰以擇術爲始上又問祖宗守天下能百年無大變粗致太平以何道也安石不退而上疏

臣前蒙陛下問及本朝所以享國百年天下無事之故臣以淺陋誤蒙聖問迫於日晷不敢久留語不及悉遂辭而退竊念聖問及此天下之福而臣遂無一言之獻非近臣所以事君之義故敢冒昧而粗有所陳伏惟太祖躬上智獨見之明而周知人物之情僞指揮付託必盡其材變置設施必當其務故能駕馭將帥訓齊士卒外以折夷狄內以平中國於是除苛賦止虐刑廢強橫之藩鎮誅貪殘之官吏躬以簡儉爲天下先其於出政發令之間一以安利元元爲事太宗承之以聰武真宗守之以謙仁以至仁宗英宗

無有逸德此所以享國百年而天下無事也仁宗在位歷年最久臣於時實備從官施爲本末臣所親見嘗試爲陛下陳其一二而陛下詳擇其可亦足以申鑒於方今伏惟仁宗之爲君也仰畏天俯畏人寬仁恭儉出於自然而忠恕誠慤終始如一未嘗妄輿一役未嘗妄殺一人斷獄務在生之而特惡吏之殘擾寧屈已棄財於夷狄而終不忍加兵刑平而公賞重而信納用諫官御史公聽並觀而不蔽於偏至之讒因任衆人耳目拔舉疏遠而隨之以相坐之法蓋監司之吏以至州縣無敢暴虐殘酷擅有調發以傷百

姓自夏人順服蠻夷遂無大變邊人父子夫婦得免
於兵死而中國之人安逸蕃息以至今日者未嘗妄
興一役未嘗妄殺一人斷獄務在生之而特惡吏之
殘擾寧屈已棄財於夷狄而不忍加兵之效也大臣
貴戚左右近習莫敢強橫犯法其自重謹或甚於閭
巷之人此刑平而公之效也募天下驍雄橫猾以爲
兵幾至百萬非有良將以御之而謀變者輒敗聚天
下財物雖有文籍委之府史非有能吏以鉤考而竊
盜者輒發凶年饑歲流者塡道死者相枕而寇攘者
輒得此賞重而信之效也大臣貴戚左右近習莫能

大擅威福廣私貨賂一有姦慝隨輒上聞貪邪橫猾
雖間或見用未嘗得久此納用諫官御史公聽並觀
而不蔽於偏至之讒之效也自縣令京官以至監司
臺閣陞擢之任雖不皆得人然一時之所謂才士亦
罕蔽塞而不見收舉者此因任衆人之耳目拔舉疎
遠而隨之以相坐之法之效也升遐之日天下號慟
如喪考妣此寬仁恭儉出於自然忠恕誠慤終始如
一之效也然本朝累世因循末俗之弊而無親友羣
臣之議人君朝夕與處不過宦官女子出而視事又
不過有司之細故未嘗如古大有爲之君與學士大

夫討論先王之法以措之天下也一切因任自然之理勢而精神之運有所不知名實之間有所不察君子非不見貴然小人亦得厠其間正論非不見容然邪說亦有時而用以詩賦記誦求天下之士而無學校養成之設以科名資歷叙朝廷之位而無官司課試之方監司無檢察之人守將非選擇之吏轉徙之亟既難於考績而游談之衆因得以亂真交私養望者多得顯官獨立營職者或見排沮故上下偷惰取容而已雖有能者在職亦無以異於庸人農民壞於徭役而未嘗特見救恤又不爲之擇官以修其水土

之利兵士雜於疲老而未嘗申敎訓練又不爲之擇
將而久其疆埸之權宿衛則聚卒伍無賴之人而不
有以變五代姑息覊縻之俗宗室則無教訓選舉之
實而未有合先王親疎隆殺之宜其於理財則大抵無
法故雖儉約而民不富雖憂勤而國不強賴非夷狄
昌熾之時又無堯湯水旱之變故天下無事過於百
年雖曰人事亦天助也蓋累聖相繼仰畏天俯畏人
寬仁恭儉忠恕誠慤此其所以獲天助也伏惟陛下
躬上聖之資承無窮之緒知天助之不可常恃知人
事之不可怠終則大有爲之時正在今日臣不輙廢

將順之義而苟逃忌諱之誅伏惟陛下幸赦而留神

則天下之福也

論保守祖宗基業　　曾鞏

神宗熙寧三年鞏時知滄州上疏

臣聞基厚者勢崇力大者任重故功德之殊垂光錫祚為變繁衍久而彌昌者蓋天人之理必至之符然生民以來能濟登兹者未有如大宋之隆也夫禹之績大矣而其孫太康乃墜厥緒湯之烈盛矣而其孫太甲既立不明罔自后稷十有五世至於文王而大統未集武王成王始收太平之功而康王之子昭王

難於南狩昭王之子穆王殆於荒服暨于幽厲陵夷盡矣及秦以累世之智并天下然二世而亡漢定其亂而諸呂七國之禍相尋以起光武中興然沖質以後世故多矣魏之患天下爲三晉宋之患天下爲南北隋文始一海內然傳子而失唐之治在於貞觀開元之際而女禍世出天寶以還綱紀微矣至於五代蓋五十有六年而更八姓十有四君其廢興之故甚矣宋興太祖皇帝爲民去大殘致更生兵不再試而粵蜀吳楚五國之君生致闕下九州來同復禹之跡內輯師旅而齊以節制外卑藩服而納以繩墨所以

安百姓禦四夷綱理萬事之具雖創始經營而彌綸已悉莫貴於爲天子莫富於有天下而舍子傳弟爲萬世策造邦受命之勤爲帝太祖功未有高焉者也太宗皇帝遍求厥寧旣定晉疆錢俶自歸作則垂憲克紹克類保世靖民丕丕之烈爲帝太宗德未有高焉者也眞宗皇帝繼統遵業以涵煦生養蕃息齊民以并容徧覆懷服異類蓋自天寶之末宇內板蕩及眞人出天下平而西北之虜猶間入鈔邊至於景德二百五十餘年契丹始講和好德明亦受約束而天下銷鋒灌燧無雞鳴犬吠之驚以迄於今故於是時

遂封泰山禪社首薦告功德以明示萬世不祧之廟所以爲帝者宗仁宗皇帝寬仁慈恕虛心納諫愼注措謹規矩早朝晏退無一日之懈在位月久明於羣臣之賢不肖忠邪選用政事之臣委任責成然公聽並觀以周知其情僞其用舍之際一稽於衆故任事者亦皆警懼否輙罷免世以謂得馭臣之體春秋未高援立有德傳付惟允故傳天下之日不陳一兵不宿一士以戒非常而上下晏然殆古所未有其豈弟之行足以附衆者非家施而人悅之也積之以誠心民皆有父之尊有母之親故棄羣臣之日天下聞之

路祭巷哭人人感動歔欷其得人之深未有知其所繇然者故皇祖之廟爲宋仁宗英宗皇帝聰明叡智言動以禮上帝眷相大命所集而稱疾遜避至於累月自踐東朝淵默恭愼無所言議施爲而天下傳頌稱說德號彰聞及正南面勤勞庶政每延見三事省決萬機必咨詢舊章考求古義聞者惕然皆知其志在有爲雖早遺天下成功盛烈未及宣究而明識大略足以克配前人之休故皇考之廟爲宋英宗陛下神聖文武可謂有不世出之姿仁孝恭儉可謂有君人之大德憫自晚周秦漢以來世主不能獨見於衆

人之表其政治所出大抵踵襲卑近因於世俗而已於是慨然以上追唐虞三代荒絕之跡修列先王法度之政爲其任在已可謂有出於數千載之大志變易因循號令必信使海内觀聽莫不奮起羣下遵職以後爲羞可謂有能行之效今斟酌損益革敝興壞制作法度之事日以大備非因陋就寡拘牽常見之世所能及也繼一祖四宗之緒推而大之可謂至矣蓋前世或不能附其民者刑與賦役之政暴也宋興以來所用者鞭朴之刑然猶詳審反復至於緩故縱之誅重誤入之辟蓋未嘗用一暴刑也田或二十而

稅一然歲時省察數議寬減之宜下蠲除之令蓋未嘗加一槩賦也民或老死不知力政然猶發憐惻恒常謹復除之科急擅興之禁蓋未嘗興一槩役也所以附民者如此前世或失其操柄者天下之勢或在於外戚或在於近習或在於大臣宋興以來戚里宦臣曰將曰相未嘗得以擅事也所以謹其操柄者如此而況輯師旅於內天下不得私尺兵一卒之用畢藩服於外天下不得專尺土一民之力其自處之勢如此至於畏天事神仁民愛物之際未嘗有須臾懈也其憂勞者又如此蓋不能以其民而至於失其操

柄又息且忽此前世之所以危且亂也民附於下操柄謹於上處勢甚便而加之以憂勞此今之所以治且安也故人主之尊意諭色授而六服震動言傳號渙而萬里奔走山巖窟穴之氓不待期會而時輸歲送以供其職者惟恐在後航浮索引之國非有發召而籯齎橐負以致其贄者惟恐不及西北之戎投弓縱馬相與袪服而戲豫東南之夷正冠束衽相與挾冊而吟誦至於六府順叙百嘉鬯遂凡在天地之內含氣之屬皆裕如也蓋遠莫懿於三代近莫盛於漢唐然或四三年或一二世而天下之變不可勝道也

豈有若今五世六聖百有二十餘年自通邑大都至於荒陬海聚無變容動色之慮萌於其心無援枹擊柝之戒接於其耳目臣故曰生民以來未有如大宋之隆也竊觀於詩其在風雅陳太王王季文王致王迹之所由與武王之所以繼代而成王之興則美有假樂鳧鷖戒有公劉泂酌其所言者盡農夫女紅衣室治田廬旅祭祀飲尸受福委曲之常務至於兔用之武夫行脩於隱牛羊之牧人愛及微物無不稱紀所以論功德者由小以及大其詳如此後嗣所以昭先人之功當世之臣子所以歸美其上非徒薦告先

神覺寤黎庶而已也書稱勸之以九歌俾勿壞蓋歌其善者所以起其嚮慕興起之意防其怠廢難久之情養之以德而成之於心其於勸帝者之功美備法式於將來聖人之所以列之於經垂爲世教也今大宋祖宗興造功業猶太王王季文王陛下承之以德猶武王成王而羣臣之於考次論撰列之簡冊播之金石以通神明昭法式者闕而不圖此學士大夫之過也蓋周之德盛於文武而雅頌之作皆在成王之世今以時考之則祖宗神靈固有待於陛下臣誠不自揆輙冒言其大體至於尋類取稱本隱以之顯使

莫不究悉則今文學之臣克於列位惟陛下之所使
至若周之積仁累善至成王周公爲最盛之時而洞
昭事上天親有德饗有道所以爲成王之戒蓋履極
盛之勢而動之以戒懼者明之至智之盡也如此者
非昭然唐虞至治之極也其君臣相飭曰兢兢業
業一日二日萬幾則處至治之極而保之以祗慎者
[illegible]也今陛下履祖宗之基廣太平之祚而世
世[illegible]三代所不及則宋興以來全盛之時實在今
日[illegible]仰承皇天所以親有德饗有道之意而奉
以寅畏儆念一日二日萬幾之不可以不察而處

以兢兢使休光美實日新歲益閎遠崇修循之無窮至千萬世永有法則此陛下之所以蓄積臣愚區區愛君之心誠不自揆欲以庶幾詩人之義也惟陛下之所擇

荅詔論彗星陳四說　陳并

哲宗紹聖四年秋八月彗星見西方并承詔上論

臣伏承詔書以彗星西見大赦天下許中外臣僚直言朝廷闕失此陛下敬天愛民罪己求諫之至也臣聞主聖臣直臣備員江外山縣窮僻之地心念朝廷不敢隨衆唯唯輒陳愚見商書曰惟吉凶不僭在人

惟天降災祥在德天下之治安常以聽直言近正人公喜怒消朋黨明法度節財用謹興兵不事游觀不邇聲色不急功利不惑佛老非獨治安也榮莫大焉天下之危亂常在於逆忠直近纖佞私好惡縱朋黨紊法度費財用好攻戰事游觀惑聲色急功利尚佛老非特危亂也辱莫甚焉陛下稟堯舜聰明之資聖德學問日益光明求賢納諫聲聞中外然進用之人政務不用已而執仇或觀望大臣而陰助或元祐持論當竊位幸用之人伺意希合豈免偏私臣昨聞牓朝堂不得附會言事其熙寧元豐無問賢不肖其所

行無問是不是則目爲同心稍言非是便相詆以情
斥先帝則指爲乖背中書舍人葉濤謂觀文殿學士
安燾爲無甚過則以濤爲非奪職知光州權中書舍
人沈銖以戶部侍郎吳居厚爲聚歛掊刻之人繳還
詞頭則以銖爲疎羅織罰金夫詞臣以言而被責臣
下又不得越職言事臺諫爲陛下耳目官可以言而
不言則是言路壅塞下情不通利害不達非太平之
道也乃者彗星見於西按漢曆志有掃除之象又云
其光或短或長內爲後宮之害外爲諸夏之禍又記
齊景公彗星見而泣晏子曰君無德於國穿池沼則

欲深以廣也爲臺榭則欲高且大也賦斂如攘奪誅戮如仇讎彗星之出甫可懼也是時孟皇后廢天意驗於上必當以人事驗於下聖心恐懼徹膳避殿赦宥辜罪求言悔過中外聞之率皆鼓舞知陛下因變而增脩其德如周宣之側身脩行而弭災宋景公出人君之言而星退舍眞皇咸平間有妖星見營室北詔令臣下極言得失仁皇以彗出亦嘗下詔求諫陛下今日所行以周宣宋景爲不足學而稽祖宗之盛言路開闢聖政日新忠臣義士將接迹而出遭際有道誰惜危言然臣聞謟諛軟熟之言易於聽無絲於

治忠鯁法度之言逆於耳有補於時譬如良藥雖苦口而利於病焉臣不避斧鉞之誅竊謂缺失其大有四中宮廢居瑤華姬妾寵盛一也逐臣未見牽復臣下互立朋黨二也百官趨時而迎合臺諫觀望而不言三也廷臣好談兵邊將喜攻戰四也所謂中宮廢居瑤華姬妾寵盛者臣試言之陛下日象也皇后月象也日之與月天地陰陽相資之理而坤無以承乾則無以毋儀天下一旦置之瑤華宮中外駭聞且舜使堯女能盡婦道文王以御始於寡妻今閭巷賤夫尚以出妻爲恥況陛下爲天地神明之主言而爲天

下後世法行而爲天下後世則朝行乎一堂之上暮傳之四方萬里之遠夫婦之道體合乾坤理干風化豈可容易廢黜臣聞有過則誅若無過惡不過詰責詰責不已不過放之別館誘掖誨諭使之改悔設有忤旨不過猜妬乃婦人之常情今幽置瑤華外宮以爲罪大也則不寘之死以爲罪小也則不應終廢且未聞別降詔選后天下疑之臣亦切以爲疑慶曆中仁皇欲廢郭皇后爲庶人司諫范仲淹諫曰后者所以長陰教而母萬國不宜以過失輕廢且人孰無過陛下當諭后之失放之別館擇嬪妃老者侍之俟其

悔而復宮書奏不納明日又率其屬伏閤論列上遣中貴人押往中書商量宰相順旨以漢唐有廢后故事仲淹曰上天資堯舜相公奈何以前世弊法累盛德御史丞亦與宰相廷辯其非仲淹以言事出后廢瑤華宮其後上嘗密召郭后后欲宰相召百官立班受冊方拜命今陛下覬摹所期直欲在堯舜之上豈宜復用漢唐下衰之時已弊之故事耶后決無大過也自可再冊后令復宮以協天人之願以正乾坤之位以著日月之象諒陛下非不知此遲遲未肯召者必左右毀之也必寵愛蔽之也内則閹宦嬖倖助言

其非外則百執事之人順以為是下不能躋上於唐虞之盛而致陛下於有過之地以漢唐之弊法同其稱臣切為陛下不取也願陛下俯回天鑒復正中宮之位使後日史冊全美天下幸甚所謂逐臣未見牽復臣下互立朋黨者臣試言之陛下以妖星譴告深自戒懼大施曠蕩之恩有罪之人咸得自新至於殺人情輕尚獲全宥滌濯收召和氣奈何被逐之臣尚未牽復人情未順天意亦乖元祐名曰垂簾其實陛下自總機務事皆奏可然後得行一時大臣念當承陛下左右輔相雖趨鄉而乖背不為無過古人言撥亂

忌器元祐之改更爲形比先帝則今日有所行亦不
無形比陛下理宜顧惜國體乘此大霈應遠竄[illegible]
台還近地漸復其職天下皆知其過陛下容而貸之
是增益陛下天德之大內外諸臣不復分黨此一舉
而數善得也臣元豐中擢進士第元祐中實不嘗台
用今日亦不敢干進故言之無嫌蔡確之死嘗將士
大夫私曰此太皇太后之意也臣下無復敢言今劉
摯蘇軾之徒放之嶺表瘴癘之地呂大防死於半塗
范純仁置之遠地其他棄逐紛紛不可勝數上大夫
又曰上意也臣下又無復敢言是過則稱君善則稱

已非所謂忠也夫人所学守各自有趨向不能齊也在朝廷用不用如何爾舜之命禹欲征有苗益以爲不可周公之東征羣臣異議獨十夫以爲可王恢韓安國之論征伐張湯汲黯之同朝議封倫魏徵之論法度皆各有所見人唯其可而用之未聞加罪於異見之人陛下天容地文父生母育無一民非王民也無一臣非王臣也雷霆之怒不當於臣下計較如天地之於萬物溥施無報父母之於子有教無棄此天下陛下之天下陛下之天下乃祖宗之天下前後用事大臣乃借權勢利器恃爲己私公肆喜怒以得勝

爲快訩訩紛擾自爲朋黨非天下福也臣願陛下任還逐臣選用正人改法行事姑務安靜朋黨既消則朝廷日尊人心既協則和氣日生天下幸甚所謂任官趨時而迎合臺諫觀望而不言者臣試言之唐太宗有房杜爲相有王魏善諫諍其甚切直者甚行貶謫近不過三兩月遠不過半年倒行牽復或遂召用如此則忠臣肯言義士感激無所顧忌所以得闕失保守太平陛下繼人主守成之大業堯父舜子重熙[illegible]文經武緯聖作明述可謂已盛已盈矣已盛者守已盈者必善持宜其憂勤兢畏以保無疆

之休幸天誘陛下之清衷觀養聖資有不言之敏德不怒之神威終之以禮樂無以復加矣傳曰治天下之要莫若靜今用事言事之臣不求安靜以酬恩怨爲急百官之中少識廉恥貪愛爵祿務肥妻子者紛紛如也其間守若愛國以忠義名節自期千百之中無二三人且以近年事言之王安石爲相門下客常不下數百人安石罷相則移之呂惠卿之門惠卿貶黜則移之吳充王珪蔡確之門逮元祐則移之司馬光之門光死則移之呂大防之門大防出則又移今日執政之門宰相意在東則東意在西則西欲財利

則財利欲邊事則邊事隨事變轉隨口止落今之人材甲汗如此甚可恐也能言元祐之非能順執政之意者薦之登對其次堂除不能言元祐之非不能順執政之意者迸歸吏部雖有忠臣義士無因得言無路得進近者所用言事官非執政門人則其親故同里之人言人之善必視君相意旨之所必喜言人之惡必視君相意旨之所必惡助恩助仇至有章疏僅上不報而不知去就或以不敢言而求他職或以親老不可言而求外補臺諫削弱風憲不振良以所用非其人之所致也如侍御史董敦逸司諫郭知章乃

是元祐用事之人在元祐則不言元祐之非所以能安其身逮紹聖之後爭言元祐所用所行無一事是乃獲安其身此兩面之人操兩可之說非所謂一心事上者也鄉原之徒君子切齒而二人偃然居之不自羞愧使陛下不聞過失助百官以報恩仇放逐如章貽天下誹笑如皇后廢而未復逐臣久而未還聚斂之臣復進閹宦用事內降妨公臺榭侈費民力罷弼邊陲生事上無廉恥釋老害教朝綱未正法度未清役法未均水旱頻仍略不聞力言縱言之不聽未見緣言事而出者低回苟祿以要大用今所力言者

不過暴斥垂簾之事多形瑣碎之言一切迎合事上
容全是也仁皇初卽位嘗詔內外不許言太后垂簾
日事詔之大略曰太后保冲人十餘年間四海安靜
紀綱不亂今言事者多挾情迎合罔識遠圖庸術埋
體今後不得輙有上言廣永先猷式敦教本此詔最
爲近厚紹聖以後臣嘗觀陛下有詔謂垂簾時事及
元祐大臣有一切勿問之語與仁皇詔書意合然而
進用之人既盛日與仇人爲敵欲其必死而後已又
希進干祿求媚取悅之人不言元祐之失則爲背馳
陛下雖有此詔其實臣下不行陛下之詔意中書樞

密令所謂執政官有六人而閩人居其五先王之時
取賢無方或取於魚鹽或取於耕築或取於仇讎未
聞取止於一路也中書侍郎許將元祐為翰林學士
一日獨班宣見明日除尚書右丞蔡確南行之日也
今尚書左丞黃履在元祐為御史中丞凡涉數年不
知所救何失所爭何事設言之不行則亦不可已恭
以事為他人所攻罷職不知履何以自處或以先朝
嘗以善財利稱而今復用或以詞語善罵而擢之要
近如昨被責閹官不唯牽復更加寵用此輩只宜備
使令不當使預中書政事願陛下察祖多士惟賢是

用潛消朋黨悉爲王臣招致直言虛心循省決疑求當無問新舊天下幸甚所謂廷臣好談兵邊帥喜攻戰者臣試言之今急功利之人多無遠慮但務片[illegible]恥爲名挑剔起事徑入築城士卒不得休息轉輸絡繹於道臣恐勤兵勞衆雖得所侵舊境邊田無所用之所可憂者在乎內地也莫易於取之莫難於守之芻糧器械積之府庫適爲其所資也以臣所見不若謹備自治以待之其大盛不軌之甚則戰戰之有名無有不勝其次俟其少衰當自歸服如趙充國之屯田以不戰勝之也陛下自免西顧之憂有榮無辱然

後選忠厚政事智敏老成之人為之帥則得民之心一可當百兵懦馬饑用無紀律雖驅而使之戰百不當一今鍾傳江外書生始為闒人李憲門客因緣得官素有輕浮今以一方重事委之又以節制誘之可攻可戰有進有退不能臨事而懼好謀而成不唯無功恐辱國命熙寧初富弼議事不合罷相去之日告先帝曰陛下二十年莫說用兵王安石五事書一曰和戎是皆天下安靖肥富而後可以言兵也所謂莫說用兵者非不為兵備其意謂先帝熙寧初即位未久歷事未多天下未富未可輕用其民遂元豐間陝

右五路進兵有靈武之不利永洛築城有徐禧之敗
事先帝謂在廷輔臣曰作事如此之難邊奏至屢爲
泣下信乎邊事不可容易民之死生國之安危君之
榮辱繫焉不可不知也臣前謂太盛不戢則戰戰之
有名無有不勝此自投禍也故取之易其次俟其必
衰自當歸服此前世驗也凡言禦西戎之策多以斷
西北交結之勢漢武帝命衛霍屢空其巢穴列爲張
掖酒泉武威燉煌等郡魏晉以下赫連等互據西河
涼州之地奄有靈夏唐開西域始復其地置都護節
度僖宗以後倒授功臣五代擾攘封李仁福爲西平

王我太祖經略四方未暇遠略故彝興繼世襲領節鉞至四世外繼遷叛盡據夏宥銀綏之地淳化中趙納款歸服太宗易姓改名籍於宗正至道復叛景德中叛其子德明尚孤幼又值契丹北和無以爲援懼我朝廷併取乃堅上表以示臣服真宗慈仁寬厚不惜靈夏數州之地遂以爲定難軍賜以西平王號使留府秉其勢衰力敗有攻必取建州邑置靈武安西都護府擇帥之賢者且劄且撫則沿邊鄜延環慶不復有今日之患其閉元昊僭號遣楊守素入朝[illegible]旌節犯[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劉平石元孫又入渭州界好水川[illegible][illegible]

懷斂輩臣所見戎虜叛服往來不常正如虎豹之性
不足怪也德明之衰弱可以攻取而不取元昊之僣
可以問罪而不問所以養成其惡也今西戎淵之盛
則有罪謂之衰則不臣宜選帥訓兵謹備斥堠俟之
歲月彼當自屈服歸疆然後置都護府廣開營田足
食足兵攻守兩得以永國家之利天下幸甚臣所陳
四說願陛下稍霽天威容納而行之負薪之賤或有
廊廟之語陛下自視孰與成王賢且成王有周公旦
爲師召公奭爲保又有閎散之徒朝夕講道明義爲
欲致其君於堯舜之上身不比嬖佞纖巧之小人耳

不聞近習小利之邪說目不覩爭地兵戰之危事聲色者不得惑游畋者不得作貨利者不得萌德已進矣尚猶有訪落之謀始小毖之求助七月之陳王業公劉之戒民事無逸之戒盤游無諫不從無言不聽而召公尚有不悅憂主之意如此乃能君臣相濟上下維持以成太平今近臣則爭曰陛下聖德已成尊臣皆所不及無用諫諍言事之臣又不過指斥一二若除小事與今日不得志之人於國家大利害天下之大本末未聞議論今左右倚為廟堂之柱石者為譁頰以為醫工之藥石者為誰為陛下之股肱耳目

者爲誰恭惟先皇帝德業茂盛播在四海陛下當思所以繼之之難不宜輕信偏聽容易持守詩書之所責備成王者謂文武之業難繼也仁宗皇帝所以享國四十餘年内外無事以能聽諫諍也唐陸贄好諫自謂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言之苟利於民有補於君臣雖死不恨晉靈公冬寒鑿池宛春諫之謂鑿池天寒以春言罷役則是怨歸於公恩歸於春靈公曰宛春有善寡人能用之春之善則寡人之善也遂罷役裴延齡佞人帝欲相之陽城等詬延英門論爭伏閤不去帝怒左右懼不測金吾將軍張萬福大言

日國家有直臣天下無慮矣吾年今八十與見盛事臣學術褰淺言無文采發於孤忠言無忌諱願陛下萬機之暇少賜睿鑒幸而采擇念祖宗艱難之業除去四說之患若稽先王之道以措之當時非獨臣幸實天下之幸

論本原五事　李綱

上徽宗

臣近以太常職事贊導郊禋竊見陛下祼獻太廟十室聖心感動涕泗橫流侍祠之臣仰助惻然臣以謂陛下念祖宗艱難之功必思所以持盈守成慕神

考劬勞之德必思所以繼志述事況於宗社之久長生民之大計得不深慮而熟察之乎臣伏覩陛下自臨御以來追紹先烈所以持盈守成繼志述事者無所不至遠欲攄祖宗之宿憤近欲成神考之貽謀因契丹之衰亡復燕山之故境此誠不世之功而甚盛之舉也然而謀事之臣動失機會統兵之將多違指蹤糧餉有飛輓之勞賂遺有貪婪之患金國敗盟犯書狎至常勝失守存亡未期自燕地以南無高山深林險阻以爲捍蔽自大河以北有頻年盜賊郡縣爲之蕭然設使犬羊之衆蝟結蟻聚侵邊徼而摩封疆

將何以禦之此誠宗社危急之秋陛下側席求言而忠臣義士奮不顧身以報國家之日也竊聞有旨召侍從之臣聚議各具所見以聞有以見陛下焦勞慨然有納用羣策之意臣以庸僚踈賤不獲與議論之末竊自傷悼久抱孤忠考古揆今參之天人之際日夜念此至熟仰荷陛下知遇寧忍緘默不言以圖補萬分之一敢忘越職犯分之罪冒進忱辭惟陛下赦其狂瞽而詳擇其中臣竊謂當今禦戎之急務雖在於選將厲兵多方捍敵然要須治其本原敵乃可制狂狡所謂上策莫如自治而以浪戰爲最下策若誠

爲知言前者已不可悔後者猶可圖也臣謂治其本原者其說有五一曰正巳以收人心二曰聽言以收士用三曰蓄財穀以足軍備四曰審號令以尊國勢五曰施恵澤以弭民怨臣所謂正巳以收人心者比年以來般運花石舳艫相銜營繕宮室斧斤不輟製造器用務極奢巧賜予之費靡有紀極燕遊之娛倍於曩時此皆上累大德下失羣心蠹耗邦財斲又民力積以歲時馴致今日之患非偶然也孔子曰一日克巳復禮天下歸仁焉又曰脩巳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凡此數事特皆陛下耳目玩好嬉戲之具於

事爲甚輕然而實害天下之大計於體爲至重斥而罷之一念之頃斷自聖心夫復何難此令朝行人心夕改所謂克己復禮而天下歸仁脩己安人而比隆堯舜者陛下豈不優爲之臣願陛下降明詔罷花石之運停營繕之工減製造之局省賜予之費節燕遊之娛凡應奉之物一切禁絕如已詔停罷前項數事更願以至誠惻怛之意加之深省前失無以事勢稍緩即復施行要在使衆必信上以昭聖德下以收人心可乎臣所謂聽言以收士用者比年以來忠讜衆多人材鮮少諂諛之說日進忠鯁之言不聞譬猶一

人之身衆病交攻不求瞑眩之藥而望厥疾之瘳不可得也夫中材之士正須崇獎乃敢展盡况復排詆誰復納忠是以大臣以將順爲任職而不肯諫小臣以畏縮爲得計而不敢言侍從之列懷榮寵而謀身臺諫之臣舉細故以塞責習熟見聞馴致今日之患亦非偶然也書曰后從諫則聖傳曰武王諤諤以昌以陛下之明而招徠羣言廣諫益聖天下之事有不足爲者况區區之夷狄何足深畏孟子曰聞以七十里而有天下未聞以千里而畏人者也况以天下之大而畏夷狄哉方今賢士大夫或伏於下僚或遯於

山澤以陛下無至誠聽用之意皆閉其言而弗出乎日陛下所與謀而聽用者不過左右近習之臣陛下以今日之事思之果能有濟乎臣願陛下降明詔求忠讜之言延草茅之士許侍從同薦或自薦達使徧賜對不拘以時使之展盡底蘊虛心以聽之言而是舉行其策而隨加擢用言而非亦加慰勞而勿復譴責仍於詔中明著悼往年求言加罪之失凡百忠讜一切蠲除上以廣聖聰下以收士用可乎臣所謂蓄財穀以足軍儲者臣聞人以財而聚兵以食為天雖有良將銳卒非財莫能使也雖有金城湯池非穀莫

能守也財穀之蓄平日猶不可緩况於用兵禦敵爲持久之計哉比年以來用度無節侵耗日多財匱而府庫虛穀散而倉廩竭物力既耗人心驚疑如居風濤洶洶靡定今日所以給軍費不知陛下於何所取而足乎取之内帑而内帑有盡取之封樁而封樁已無取之閭闔歛散之術而權貨之法已弊取之横賦暴歛之政而吾民之力已困正當苦節以爲足用之計耳近者置司講議失本末先後之序凡所裁減類皆毛舉僅及百分之一二而真所謂無名之費不急之務初未嘗裁減也况於權臣貴戚近幸之臣開端

援例以沮壞之有裁減之名無裁減之實怨謗紛然何補於事今日之勢迫矣屯兵數十萬糧餉錫賚其費不貲又將取於吾民如前日之免夫錢則四方盜賊環視而起豈不趨禍亂哉臣願陛下深思熟計如臣前之所陳既罷花石營繕製造賜予燕遊應奉等事明詔有司將常日逐項錢物盡歸版曹別項椿管專給軍費御前不復取索有司不進關子有不如詔重寘於法又詔宰執文武百官俸給米麥減半宰執及觀察使待制以上官在京有物業者仍令各進家財以助國用事平旋行給還在京上戶願進者聽從

與官職又詔諸路漕臣以上供斛𣁽及自御前撥降錢帛日下於淮浙沿流州軍高價糴穀多方措置人船星夜起發以實中都斷而行之勿爲浮議所沮財穀充牣軍儲有餘則夷狄不難禦也臣所謂號令以尊國勢者臣聞人主深居九重之中所以崇制萬邦役使羣衆者莫大於號令號令者國之紀綱也其在天如風雷在人如血脉風雷不失其序則萬化成血脉不悖其理則四支運故人主之於號令必審諦而不妄發則威信立而國勢尊下之仰上如天惟其所命民之視君如心惟其所使此帝王御天下

之常道也比年以來發號出令初莫之審朝令夕改
初不必行密降旁出而三省密院不與知束以峻法
而給舍不敢駁夫元豐釐正三省密院之制皆所以
奉行天子之號令者也二三大臣與夫給舍之官皆
陛下親擇而信任之者也號令之出二三大臣或不
與議號令之行而給舍之官不得舉職是朝廷爲虛
設而政事之出所以多門也首尾衡決先後錯忤有
司疑於趨赴四方無所適從陛下方以總攬權綱爲
得計而不知國勢已卑矣臣願陛下深究神考設官
之意每下號令必與二三大臣謀之無使非其人者

得與其或未允聽給舍得以審駁令出惟行而無反
汗之譏信賞必罰減去私意則州縣將吏兵民如身
之使臂臂之使指夷狄不難禦也臣所謂施惠澤以
弭民怨者臣聞民之恃財以生猶魚之恃水以活也
王者之澤被於民深譬如江湖散漫悠遠魚於此而
相忘豈有他哉用之有節取之有道不奪其所以相
生養者而已比年以來用度既廣取於民者常賦之
外其目繁多絮帛則有和買預買有泛買有常平司
買有應副燕山和買米斛則有和糴有均糴有補發
上供和糴有應副軍糧和糴有撥發綱運司和糴名

曰預買無錢可敷名曰和糴其價每下又以官告度牒鈔書准折衆戶共分皆爲虛名無用之物此外又有茶鹽敷配課額贓吏猾胥因緣侵漁一家之產隨其高下所出如此欲其不饑寒轉徙得乎東南之民耳目見聞水漕而陸輦者又皆花石應奉不急之物愚民無知以謂奪其父子兄弟夫婦所以相生養之具盡於錙銖而用之如泥沙以供浮費欲其不興怨謗何可得哉是以頃歲江浙巨盜一呼從之者飈舉而雲集東北嘯聚至今爲梗職此之由方今邊鄙震聳人心驚疑深慮窮民復起爲盜則腹背受患何以

支吾臣願陛下明詔州縣凡積歲欠負並與放免近
降措置財利指揮如鈔旁錢免行錢翻息錢之類一
切停罷庶使民心安妥而姦猾不得以撓之此不可
緩之策也臣前所陳五事如蒙陛下詳察而施行之
則所謂上策莫如自治者其大槩已舉矣變危為安
莫先於此至於選將勵兵多方捍敵之策臣請試為
陛下陳其梗槩捍敵之策其說有十遣大臣之有智
謀權略素為天下之所信服者為大帥盡統諸將聽
其節度推轂受師不從中制使兵勢不分一也選諸
將之鷙勇有謀素為士卒之所信服者各將所部分

據要害之地使緩急首尾相應可以抗敵將不足則募大小使臣武舉及第或曾立邊功者召問方略擢而用之二也遣畿甸禁兵不足則揀擇雜役諸色廂兵之强壯者又不足則起河北及畿甸保甲又不足則募民之願爲兵者務令數多張大形勢使虜莫測又以羽檄起天下兵盡赴京畿使無外重內輕之患三也恃河以爲固旁近州縣屯宿重兵營壘相望以衛京師持重養威勿與之戰待其糧竭勢衰然後幾之四也屯戍將兵糧餉錢帛皆自中都應副優加[illegible]卹勿使闕乏别置將兵防護餉道五也並河州郡謹

擇守臣素有威力可委任者易去疲懦許以便宜從事在例無其人則令內外官退於閑慢務在協力公心推選六也嚴文武小官有膽智辯辭者授以高爵奉使兵間得濟師常役約和好以緩師期使臣事可辦七也河北諸郡令堅壁清野人民入保使進無所獲糧餉有時而竭大羊之眾難以持久八也按地圖相形勢命近塞諸道控制要衝折其歸路擾其餉道使進有所虞不敢深入九也夏戎窺伺中國久矣乘我之變安知無跳踉之心令起西兵而召其將帥彼或謀知敢肆猖獗又十一患則陝西河東諸路不可

不廢上也比此上策嚮衛之兵誠然不可不察更
願陛下召宿將知兵者與謀深計之昔漢文帝時
匈奴大入邊乃命周亞夫等將軍軍灞上棘門細
柳以備胡文帝親勞之禮成而去曰嗟陛下命將帥
統六師也於近郊訓練上下陛下親臨以講武振揚
天聲以勵士氣張之以靜臨之以威兵固有先聲而
後實者亦一策也夫夷狄收盟便犯邊境自古有之
唐太宗時突厥頡利飲馬於渭水去長安不百里太
宗與六騎幸渭上逆折之頡利遂遁本朝景德中契
丹犯澶淵去鄴城纔數驛真宗渡河親征契丹遂和

何則師直爲壯在我者理直而有備士心奮厲氣固足以吞之臣願陛下先留意於自治者而以捍敵爲餘事自治之策尤以收人心爲先不可以爲非今日用兵之急務也昔者太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珠玉犬馬而不得免太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去之岐山之下居焉從之者如歸市非得人心則雖將避狄人誰與居況欲合衆志協衆力使將帥忘生卒伍用命士有死志民無離心以捍難制之虜爲宗社蒼生之計哉願陛下無忽臣聞良藥苦於口而利於病忠言逆於耳而利於行前事之驗後事之

元龜也臣昨於宣和元年任起居郎日因都城暴水變故常具狀奏乞陛下寅畏天戒招徠讜言仍乞因侍立直前奏事區區之意實有所懷以謂陰氣太盛恐有盜賊猖獗夷狄憑陵兵革之事不可不戒有其兆而事未見難於顯言故欲面奏蒙諭降遠小監當時雖抱愚衷不能自達逮今七年而盜賊夷狄之患如此乃知天人之際不可誣也惟先格王正厥事上以動天意下以感人心天意人心去就之際間不容髮動天以實而不以文感人以行而不以言正在今日陛下萬幾之暇中夜以興仰思祖宗勤勞積

累基構畀付之重俯爲子孫蕃衍衆多萬世無窮之計留意於賤臣之言夫心之精微非書之所能盡也陛下清燕之間何惜咫尺之地不使臣進對得盡其心以報盛德伏望聖慈特降睿旨許臣不隔班先次上殿及與衆聚議庶幾芻蕘之言或有涓涘之補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非獨臣之幸乃天下之幸也干冒天威無任戰越惶懼之至

論彗星言四事　王襄

欽宗靖康元年上

臣伏讀八月三日星文責躬詔書節文念將循舉故

事而率皆已行深惟虛文不能應譴告之實臣愚無
識竊所未諭臣聞天子父天而母地兄日而姊月皇
天之愛聖主如慈父之愛賢子凡有譴見不虛發意
者欲警悟陛下而增益其所未至者乎臣伏思陛下
即位以來綿歷三時天下之民戴目傾耳如旱苗之
得甘澤餓夫之望美食雖祖宗法度日形於詔旨而
京貫規模未改於章程詔旨以謂循舉故事率皆已
行臣恐皇天昭昭在上有所未孚也京貫用事二十
餘年京變法度於內貫壞邊鄙於外王黼益之以至
於今日今日之法度非祖宗之法度亦非熙豐之法

度乃蔡京之規模也今月之邊鄙非祖宗之邊鄙亦非熙豐之邊鄙乃童貫之施設也陛下守蔡京之規模而不改避童貫之施設而不除在廷之臣懷畏避而不敢輕言疎遠之人希榮利而不敢極議而欲致休祥召和氣豈易能哉蔡京爲相恣爲紛更祖宗熙豐之法無一事不遭變改者凡所變改者未有不爲害者也若悉舉而具陳之雖窮年閱月有所未徧況於尺牘之間而能盡其藴分臣願試以今日之急務國家之大政四事言之夫養兵之制祖宗所以威天下者也東南運漕宣武因之以爲帝都者也財用之

出所恃以為國者也陝西五路今日以為根本者也

臣聞五代不綱兵疲將弱凡一遇敵無不奔潰故五十年間離亂相尋周世宗自斬宿將樊愛能等知藝祖神武俾知軍政藝祖悉汰老弱坐食之人選練精銳無前之衆當時中原不過數十州禁旅之卒不過數萬人六七年間南取淮南北定三關謳歌者有歸遂有天下因襲前代之迹建京師於平土以訓并重兵不足以制四海也故皇城之內有諸班之兵京城之內有禁衛之兵京城之外列營猶數十里中夜則造朝入則奔趨營居西者必給東倉之米以遠其途

負糧兩石不得顧代以閱其力諸班娶妻則太祖分視之諸軍支糧則太祖臨幸之諸班之妻盡取女子之長者欲其子孫魁傑世為禁衛而不絕也太祖嘗謂雖京師有精兵數萬況天下乎其養之教之親之愛之然後嚴治以整齊之厚賞以激勸之加之深思遠慮為後世子孫無窮之計至於府界諸邑輔郡縣鎮但係河路易致糧餉者無不屯兵三數千人重內制外如此其周密也及王安石為相思復三代民兵故創教保甲而潛消禁旅臣元豐間往來京師道中京南自延嘉以北廢營壞壘三十餘里當時禁衛精

兵不知幾千萬人其後蔡京枉費軍儲闕乏衣糧不充則教閱之法弛人無顧惜則姑息之心生故弱者闕食於市强者負擔於路高俅壞之於內童貫斃之於外數十年間不知其銷折幾何人皇城諸班之地今為殿閣池臺矣京城廢營之地今為苑籞甲第矣郡縣之民佃空營地以自給者蓋千百計富室大家尚養健僕數十以待縣客陛下以萬乘之尊威攝四海而皇城之內無諸班以宿衛京城之中少禁旅以鎮守近畿輔郡兵將備禦殆同戲事一有邊警則將通閩越之人盡舉淮浙之衆此輩飲食異好風土異

宜往來為甲截相兵者細卜遇敵而戰病勞總若十
巳四方爲一寺方成爲向何如與日之略則何以待
之俱何無然一人不事為甲之人叟可再致北動夫
下之何日[illegible]當人下之衆連亂陰言發日月祖宗之
法者道[illegible][illegible]丁一攻[illegible]以守其四日古帝丁之都皆
丙丁[illegible]利[illegible]一爲都衍行卜[illegible]而給背天禰不就
爆而[illegible][illegible]由[illegible]八調丹事[illegible]不[illegible]人則天下由故宿
重[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中[illegible]土[illegible]人[illegible]由多雨水
[illegible]
[illegible]

之船以供江外之綱非內之船以供入汴之綱常六千艘以六千艘運六百萬石則舟之運歲常千石人所之力有役不分合所淅後浙僥倖常悴爲相船既遲下而長淮汴之船通淮河之石舫大石升船一舟敝壞比及運河嘆片過十条求更改法度廢爲市達此船決壞也祖宗置真揚淮泗倉名曰轉搬六路綱運冬月不上汴水低下運河尚淺冬月潮小水不登應則開閘潮不通故真州置倉以卸之潮大放閘則揚泗以次卸之六路米至則發運司收糴備於倉中加息充代所占其在岸綱六千又近者而運之

故一年歲課應期而敷倉木鉅萬皆美材也京悉取之以供京師之營造中間雖復興起曾不足以庇風雨而發運司糴本又盡於無藝之求矣此倉法之壞也臣竊觀蔡京之姦謀困民之大害無甚於鹽法者祖宗河北之鹽不榷以利河北之民河東自置鹽監以便河東東南收稅上供委鹽六路以賄爲六百萬石之本又發運司因之以制諸綱優重賞罰焉故三邊克足不資朝廷之應副東南運漕常足六百萬石之歲額蔡京欲取善治財物之功且以供無益之費也故盡取鹽利歸之中都祖宗飛錢於三邊蔡京收

利於榷貨故中都豐足而三邊匱矣西北之糧由是
而空西北之兵由是而不繕治而河北之民驅其車
牛役其人丁搬輦鹽貨不得耕織者不知其破幾千
百家天下縣鎮趨賞避罪巡門散鹽以及茶磬吏緣
誅求騷擾百出者殆不可勝言況有六路轉運司直
供運漕之歲額取之於民今亦罄矣天下章疏鉅萬
山積其間果無一人言及此者豈非國家邊事未息
尚資鹽利以爲用未敢遽言之哉然而祖宗熙豐之
時以至建中靖國之初當時未收鹽利也國用緣何
而足府庫緣何而充豈非祖宗之經入法度有所長

復冗員浮費有所未減於今日者講求興復之長省
抑免之以代鹽利可也必欲守鹽法不變而求東南
運漕如祖宗之盛運漕不繼而求內外兵馬如祖宗
之强臣恐未可以歲月冀此臣略言運漕非祖宗之
法者也祖宗之時外置轉運司以漕一路之賦內置
三司使以總天下之財委任而責其成功耳神宗皇
帝聖文神武將大有爲用財有式節財有政始分天
下之財以爲二司轉運司獨用民常賦與州縣酒稅
之課其餘財利悉收於常平司掌其發斂儲之以待
非常之用罷三司而爲戶部轉運之財則左曹隸焉

常平之財則右曹隸焉當是時雖一鎮一縣無不貫朽粟陳者及蔡京用事舉天下之財丐盡用諸路漕臣靡然從風本路無以周給而進羨餘百姓常稅不納而急橫賦諸縣歲終無以塞責則令民取常平錢斛轉易而爲二稅州郡視之而不敢禁常平知之而不敢劾上下蒙蔽以姑息苟且急於一時貪汙之吏竄名詭冒猾胥頑民亦中分而有之歛取之時辭訴紛委常平之政殆將廢矣常平之財殆將竭矣雖欲求明健之吏爲振舉之職天下詭冒之獄不勝其推治也天下請糾之民不勝其追逮也州縣官吏不勝

其誅罰也編戶民財不勝其歛取也如此則常平之政雖云不廢而其實廢常平之財雖云未竭而其實竭天下貨財不知其失陷者幾千萬億尚何區區於青苗助役是非利害之辨此臣略言財用非祖宗熙豐之法者也陝西秦鳳路祖宗開拓鞏州矣熙豐之時又關熙河蘭會州以爲熙河路因河爲界設爲三關平土豐草可以耕牧甚美功也神宗皇帝時有獻青唐之策者神宗以爲國家之外庇而不取也神宗皇帝得疊宕等州盡空三百里地而漢蕃兩不居之也蓋青唐之馬最良而蕃食肉酥必得蜀茶而後生

故熙豐時置茶馬司大率以茶一籠計費三千而易百千之馬歲以蜀茶易馬二萬匹以三十年爲率則國用馬常四十萬矣中國之兵安得不强夷狄之勢安得不弱自湟鄯廓州之入中朝而茶司之本又盡於市珠玉國馬至今蓋無幾矣神宗皇帝之不建疊宕等州豈不以城之無利守之實難又且以賜忠順之蕃使耕牧於其間也疊宕之地既皆不毛而湟鄯諸州萬山堉瘠殆非人跡之所涉童貢仰國家之財悉兵民之力收復三州增築城寨又於熙豐所空之地建城而自以爲功分屯兵將轉輸糧食夫弓箭手

民兵五路之根本也每差戍守一月一易則必人市頭口負乾糧器械所需之物而趨焉路逢蕃寇則多致殺掠或得戍滿三數月間又當復往如此勞費無有已時而熙河包氏之兵最為忠順神宗皇帝特寵異之心一不滿勢必不為吾用此熙河之兵所以寡弱而不振四路之兵恐亦復然今之士夫見邊兵之凋弊則以謂未必勝於東兵見西馬之病瘠則以謂未必及於東馬蓋不見其強盛之時而獨見其衰弊之後耳陝西之財百萬為率常以七十萬獨供熙河而以三十萬供秦鳳涇原環慶鄜延永興軍路也熙

河之財十常七八以供新邊之費則是童貫之新邊常困竭陝西之諸路陝西之諸路常煩朝廷之應副而貽患於天下之諸路矣自宣武之爲京師恃河北河東陝西以爲根本故祖宗之時優恤河北民則不横賦兵則不出戍鹽則不拘榷也自蔡京竭其財榷其鹽困其民疲其兵加以中間盜賊之蜂起今歲遭革之未寧河東河北之民方仰朝廷之援救不足恃之以爲强而陝西兵將尚爲朝廷緩急之用則陝西之爲根本明矣陛下安得不顧惜其根本而封殖之臣料其臣慮非不及於此自見兩黨人棄地之[illegible]

畏懼常瞻前卻顧而不敢言耳此臣略言邊防非亂
宗之法度者也臣願陛下考復臣言而詳思之惟陛
下今日政事果悉舉祖宗之故事乎果因循京貫之
規模乎京貫之惡天下無不欲殺之者蓋以其殘賊
生靈蠹害國家以至於今日也借使京之鹽法不改
貫尚有功於國行之數十年而不可易臣恐其大不
然矣雖然常平之政不可廢在循弊起廢處之以中
制新邊之地不可棄在因事制宜轉敗而為成若夫
養兵之制運漕之法又在謹審而力行之夫祖宗之
法犬牙相制不可偏廢也如論養兵則於運漕如論

運漕則於鹽法如論財賦則於常平如論邊防則於茶馬千條萬目豈易遽言廟堂之股肱朝廷之肺腑必有奇才大略能爲陛下處之者非臣踈遠之敢竊議也昔仲山甫周之賢相耳詩人歌詠其功德以謂愛莫助之況聖君巍巍在上恭儉寅畏宵旰焦勞減珍味者七十品放宮女者六十人常御便坐不奏音樂雖堯舜茅茨土階夏禹卑宮菲食不是過也而臨御三時治功未進豈非有合周雅愛莫助之旨乎共惟陛下以繼體守文之時應創業垂統之運當以太祖之神武英斷戡定禍亂仁宗之仁慈納諫安養

生神宗之聰明剛健修舉百度不可倦游退託以復
一日以緩事機也天下之事已遲三時矣昔禹惜寸
陰況當救焚援溺之時而可以坐閱二十七何乎且
自古君臣必有道合德契披肝膽以相照雖骨肉之
親不可間也故商高宗以傅說爲旱歲之雨劉先主
以諸葛亮爲如魚得水蓋不如是不足以有爲也書
傳所載少有能兼將相之任者漢高祖相蕭何而將
韓信則西楚不足滅矣然薦韓信者蕭何也唐太宗
相房杜而將英衛則天下不足平矣然濟英衛者房
杜也陛下體此以觀之則將相之任定將相之任定

則廟堂敢措議於軍旅將帥得注意於功名廟堂之
上運用天下如身使臂如臂使指若杜黃裳之平西
蜀李德裕之平河北指縱發策不離於樽俎而兩路
平今朝廷人材豈無杜黃裳李德裕輩至於條令之
未便官吏之貪汙歛求之違法奉行之未善此皆毛
舉小小監司郡守片言可除之弊何足以多繁聖慮
哉臣年老多病待盡朝夕所欲一言而首丘耳干冒
冕旒惟陛下留神

荊川右編三卷終